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璠賡明著

記

七十二峰記

震澤一名具區又名五湖吳越人稱之則惟曰太湖廣三萬六千頃其中山之可紀者七十有二而皆以峰名馬跡者相傳秦始皇帝登此厭勝神馬踐石成跡因得名事雖無考然其跡猶有存者馬跡之東曰夫西曰椒史稱吳王敗越者是又西曰

魚息磯又東曰錢堆曰米貯曰小磯獨山與錫山似連而斷舟行適在其間望之有如二鳧宿者東鳴西鳴自獨山而稍南者大墮小墮與夫椒相對差小者小椒杜圻此十三峰者高不數仞以浮於湖水之面皆得名峰張勃吳錄云五湖周五百里卽所云范蠡乘舟出五湖也五湖一曰菱二曰莫三曰游四曰貢五曰胥五湖之中惟貢有山二而山卽以名曰大貢小貢與馬跡遙峙而可見者東西兩洞庭爲七十二峰之冠西洞庭村居碁布人

善種植花果果熟易米自給當三春花發上下如錯繡角里先生者曾居此至今有山呼角頭遊人過之皆低徊不忍去東洞庭與西洞庭並立距湖十里許明文恪王公鑿家焉其餘無足稱者西洞庭之東有竈有禹期竈與洞庭接趾獨禹期索不可得俗有呼埤者立禹廟意其是乎北若橫若陰若葉余若長沙若衝若漫數峰高亦不數仞而亦以峰名更北則有若五星聚者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有若兩鳥鼓翼飛而且止者曰南鳥曰北

烏有兩山南北對而不可見見卽有大風迅雷疾  
作者曰大雷曰小雷有出沒橫山之東者曰干曰  
紹曰曠浮有傳夫差置男女二獄於其地者曰東  
獄曰西獄有若橫琴彈者曰琴又有傳夫差設粥  
飼囚處者曰粥有產竹者曰大竹曰小竹有若物  
浮水面拾之可得者曰長浮曰癩頭浮曰殿前浮  
有若龜者曰龜有若杵者曰杵有若二女媚好相  
對立者曰謝姑有若柱者曰玉柱稍却爲金庭爲  
咳爲歷耳爲筆格皆首銳而末岐者稍却又爲石

蛇石公石蛇一若熊羆驤首視一若老人拄杖行  
一若駝馬倒飲於湖者稍却又爲鼉爲小鼉若與  
龜龜對面以類聚者稍却又爲青若螺者稍却又  
爲驚藍若隱現於二鼉之間者凡四十有二峰馬  
跡兩洞庭而外其餘諸峰皆少人居獨西洞庭之  
橫陰葉余長沙衝漫六峰與東洞庭之西南山武  
餘厥澤三山五峰有居人數十家或百家少或數  
家雞犬之聲隱隱達於洞庭此外諸峰又爲荒煙  
蔓草人跡不經之地者爲箭爲三舍浮爲苧浮爲

白浮爲箬帽爲猫鼠爲石碑凡十有二峰丙午春  
余從馬跡放艇湖間七十二峰之過吾目者歷歷  
皆可數從故老悉其名因援筆爲記

王文恪公記畧卓絕千古後人不必更作第文  
恪所述山名地勢多有訛者予往還湖中月餘  
以所目覩詢之故老人人無異詞因復爲此記  
不復顧黃鶴樓笑人也

自記

### 登岱記

丁未夏予自京歸至泰安州憇旅舍越日爲岱遊  
州守林君使人導行遂北行入登封門謁岳廟帝  
冕旒南面旁設戎服握刀袴鞞者數人予怪岱神  
之尊已同于天乃猶藉浮屠道士之法園丘之祭  
古制皆用木主宜倣而行尊神庶乎有體廣墀皆  
古松栢槁而槎枿者相傳爲漢松栢右殿一槐其  
根僅存相傳爲唐槐宋元間有石自海外來離列  
墀中數凡九歷代崇碑林立不能盡讀摩娑久之

里許至一天門進爲孔子登臨坊爲紅門爲萬仙樓爲高老橋稍前爲水簾洞左崖聳數十仞泉自天紳巖來漉漉如簾下垂又前爲歇馬棚又前爲迴馬嶺旁有馬蹄石人指爲秦皇六飛故蹟謬也徑巒岈馬至此恒蹠蹕却步又前爲黃嵬嶺磴益高俯視益曠由嶺而前曰倒盤上下紆折凡三又前爲御障坪坪石可坐數十人下有泉飲之甘冽甚壁立萬仞間突出古松根盤石壘狀如虬龍者不一過此盡行斗崖絕巘中而五大夫松在枯木

一株有碑以識乃不知者必求五以實之緣未審五大夫爲秦爵名耳按爵在左庶長下公乘上秦本紀云五大夫趙嬰又云五大夫楊樛是也越數十步又有松爲宋真宗曬袍松又有松名獨立大夫又有松名處士松皆無考再上爲朝陽洞又上爲九龍峪峪盡則爲十八盤盤二一爲新盤一爲舊盤從新盤上兩崖危石挿天吁駭心目遊人蛇行斗折如吳牛之喘而又如螺之附壁也盤窮則爲雲梯有人居百餘家酒肆畧具人至此率少休

稍上爲昭真祠祠碧霞元君愚夫婦歲歲蟻聚爭  
投金帛墀前列銅碑左右一其文則明故相方從  
哲撰稍折而北立嶽帝祠祠後磨崖碑鑿山而出  
縱橫百餘丈爲唐玄宗御製泰山銘字剝蝕不可  
句讀右爲蘇頌東封頌又右爲顏真卿書完損半  
巖下有泉名海眼澄然常盈不涸再上爲玉泉頂  
卽歷代登封臺臺今建祠故從今名也祠前兀立  
者爲無字碑或云此爲石函李斯所書文在函中  
又云祠有宋真宗石匣藏玉檢十六爲祀泰山后

土文明成化間勅進御覽令歸故處碑東百餘武  
爲日觀峰登之可望日出峰背鰲石方丈許相傳  
漢武所藏金泥玉檢也語云登吳觀可望吳登越  
觀可望越登周觀秦觀可望洛陽關中究侈語耳  
西南爲孔子崖一曰孔登巖碑曰孔子小天下處  
下巖則爲西天門自此悉山之陰兩岸石壁五色  
交鮮花木多不可名狀又下至亂石溝石詭怪百  
出如獸之蹲而鳥之翔者莫可計又下爲獨足盤  
石險滑難受趾折道旁樹作杖搯之惴惴焉惟恐

墮行數武卽跌坐仰視見山頂雲氣盪摩變幻殊  
態因作泰山出雲詩又下渡澗者三渡橋者三山  
雨欲來而止澗底雲飄飄欲上則石屋在焉大書  
曰天空山黃華洞自此道出南天門乃舊盤也磴  
旁絡鐵絙行者恃以攀上下人在輿中前輕後軒  
厥狀如立回顧諸峰險巇悉可畏怖蓋初歷時未  
之覺耳漸下漸又回顧則愈險巇因知人生歷患  
難幸而獲免返而思之未有不重可畏怖者類如  
此是遊也得詩十首詞三首又作登岱記百韻五

登泰山日觀峰記

日觀峰望海日出處也爲泰山絕頂由泰安州北  
郭四十五里至蓮花峰皆有徑可行自蓮花峰至  
日觀則無徑攢巒絕巘有石無土人必攀援扶攜  
斗折蛇行然後可至故人之登泰山至蓮花峰而  
止者十且八九也蓋泰山之勝其峰則有蓮花丈  
人秦觀越觀明月獅子而皆在其下其嶺則有黃  
峴雁飛而皆在其下其洞則有黃花水簾朝陽白  
雲而皆在其下其祠則有青帝碧霞而皆在其下

其木則有榛檜柿栗白楊櫻桃槐柳之屬得名者  
爲秦五大夫松漢栢而皆在其下其門則有天門  
其峪則有石經桃花其池則有玉女王母白龍其  
橋則有仙人其臺則有封禪其石則有曝經迎駕  
其樓則有望仙而皆在其下予旣振衣其上又思  
結茅道觀旁以永朝夕盡探奇之興然其攢巒絕  
巘皆下臨千丈之谿石齒犬牙差互投之以石踰  
時而響始定又有動搖泉兀若雲浮碁置擇且不  
可駐足人之攀援而過者躓則必無幸免吾見絕

頂之難躋而可畏也予登而下因爲文以戒後之  
至是峰者噫世之可畏者寧獨泰山之絕頂也哉

遊越王山記

昔夏少康封庶子無餘于會稽南至海福州郡其封內也無餘傳至無疆楚滅之秦滅楚置閩中郡漢初封無疆七世孫無諸爲閩粵王都冶卽今越山也志云越王山在郡城北東聯冶山是已越山一名屏山又曰平山唐刺史裴次元于此滌山剔石置構亭宇標山之名勝凡二十有九各繫以詩予考之止越王井歐冶池琴石爲閩越王遺跡其他山川臺榭則不藉越王傳也郡城內有九山而

三山特著諺云三山藏三山現三山不可見故今稱福州者曰三山越王山爲三山之一其二山則九仙烏石也九仙在東南隅烏石在西南隅兩山相對峙望之若列眉越王山居北而正兩山之中兩山若爲其左右手是故登越王山而望則兩山之勝皆羅而致之几席他若城郭闐闐烟雲草樹之屬莫不錯錯然鳥履間也嘗閱元人薩都刺集載遊越王山詩有粵山故國四圍山雲氣常屯虎豹關之句今求其石刻無有猶曾子固作道山

亭記流傳至今一至其處其詩刻亦渺不可得也吁豈二公之詩文自有山川之靈相之雖歷久而不敝初不係石之勒與未勒耶予考當日無諸率粵歸番君從諸侯滅秦因項羽主命不王又率粵人佐漢擊籍漢乃立無諸爲閩粵王搖爲東甌王迨其後閩粵與東甌數治兵元封初詔徙其民于江淮間國遂滅嗚呼遙想越王隆盛之日秉圭建國宮殿峩峩提封連亘三千餘里形勝豪華不可以意擬不數傳而城闕變遷人民離散荒烟蔓草

無復舊觀良可悲已雖然自王之世至于今代經  
幾十傳國經數十易其間大一統之主奄有九有  
者俱已蕩爲冷灰又何論于偏安叢土今日猶得  
于斷垣裂石之下臨風歎息道王姓氏不衰則王  
不爲非幸况乎王之功德入人者深閩人設祠肖  
像歲歲血食靡已平山片石庶幾王之靈眷眷不  
忘亦知千百年後有客過而流連形爲歌詠王其  
許之俾與山川俱永否耶又按閩越王史漢皆稱  
閩粵王則山亦應名粵王山而志則稱越云

龍虎山記

世傳龍虎山葬張真人道陵非也蓋其三十世孫  
號靜虛天師者結茆亭修真于此亭今尚存或曰  
亭之下卽靜虛墓云其前有靜虛祠祠右巖則所  
謂上清宮也麓西可數里曰真人府爲張氏世居  
其地去貴溪邑治八十里四面崇山峻嶺中有原  
田廣渠渠紆折西流數十里過上清又數十里而  
出仙巖之口渠中有洲曰桂洲明故夏相國言居  
也其南可十里曰望火山相傳明初歲饑夏氏好

施人皆待以舉火夏氏常登此山望之故名今相國後已徵而土人尚稱相國祖有陰德故生相國也其東最高者曰象山山下爲鵝湖書院卽陸子靜讀書處其東南有鬼谷峯相傳古鬼谷子居其西有龍虎觀觀後有壁魯洞乃張道陵修真地龍虎觀去龍虎山十餘里輿地記係壁魯于龍虎山益非也仙巖有二陸巖則磴道蟠屈而上朱欄石臺下臨數百丈若雲端然水巖則礮道穿入有小軒甃水而立又有危樓支倚下俯深溪澄凝不測

水巖東有二十四巖掛于峭壁人跡不可到在舟中望之宛然數望之又或變換昔有好事者嘗聚木駕空欲觀之將近輒壞終不可到以爲神云吾聞張氏之前有倪王者據有此地謂之清河洞阻其四塞惟通仙巖一路外兵莫敢誰何噫豈亦險之可恃者與于此又不能無感矣是爲記

遊敬亭山記

李太白詩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予幼讀之卽知有敬亭山今年客宣城始得偕友往游出北郭十里許至雙塔寺僧云唐禪師黃蘗開山處塔頂碑上橫碑文太白書可望不可卽有廢井坎漥然莫測僧又云黃蘗入定往西竺國募巨木構殿木從井起至今誇爲神二里許有亭曰古昭亭梁昭明太子建屢修復自此松蔭夾道澗左右水聲淙淙然再上爲五賢祠祀謝玄暉李太白韓昌黎

晏同叔范希文再上爲翠雲庵山勢迴抱如列屏  
門外傑閣名雲齊閣曠如也復下五賢祠迤邐至  
最高亭再上爲額珠樓僧云名樓義取黃蘗額骨  
若珠故意不足信予觀山踞東南勝勢一峯突出  
如額樓適當其間昔人命名或以是再上愈險峻  
石崿岬錯立石罅出樹皆合圍籬奇怪幻難狀倏  
雨勢隱隱東壁下予志躋其巔不及者二仞無道  
路可跡止巨石瞰諸峯若碁布雙塔隱樹間已不  
辨其處已而雨至疾走下五賢祠而衣履盡濕命

童子折枯樹枝敲石火火之解衣環立半晌客謂  
予曰祀五賢于太白不能無議太白嘗依永王璘  
蘇子瞻以爲當由迫脅予曰亦不盡然當時安史  
亂天下嗣君播越璘據要地舉義師誰得議其非  
幸而唐室無恙故璘卒及于禍不然江淮亦足偏  
安以存唐祚晉之安東可鑒也白依璘豈盡無見  
客曰噫璘罪信可原白非佐逆者歸途并記其語  
爲敬亭游記



未嘗以名求故無憾惟有赫赫名而不足以厭人  
望則有名不稱實之嘆噫山川本非求名者苟不  
稱實猶未免于譏况皇皇焉惟名之是求者哉因  
慨然爲記

富春山記

舟過富春愛其山川之秀美恍置身蓬島中留連  
不忍舍客曰富春昔以名縣而今改爲富陽何也  
予曰富春之名自晉避鄭太后諱改爲富陽似已  
然後梁時仍改富陽爲富春諸史不載世少有知  
之者按吳越備史開平四年夏五月奏改西府富  
陽縣爲富春縣蓋是時武肅王與楊氏不相能凡  
管內邑名陽者悉更之故歐陽忞輿地廣記亦云  
朱梁時楊氏據江淮吳越錢氏上言淮寇未平耻

學文堂集  
聞逆姓請改松楊爲長松由是以推則富陽于五代復爲富春斷矣今歐史吳越世家旣不言其事而司馬資治通鑑載劉仁杞事直云仁杞富陽人二公博洽尚鮮精析若此則地名之淆亂于古今者又可勝道哉遂爲記

熨斗厓記

林巒泉石之奇僻居於人跡罕經之地歷年久遠無由一顯其名於人世必鬱勃而不能自釋苟遇探奇之士披荆刺莽以至其人又工文詞能一吐其千秋之奇則林巒泉石必交相鼓舞奔走效順於其人吾夫椒距城百二十餘里屹立具區之間有驚濤駭浪之可虞故遊觀者鮮至山有堡塢名桃花者爲一山之盡三面距湖境邃途狹而桃花之盡又有名熨斗厓孤峰峭特下與湖逼石齒豁

學文堂集  
衍斷齧松檜茅筏攢蹙而輻輳波濤激越之聲淒  
然磔毛髮土居之人終歲亦未嘗一二至可謂僻  
甚矣已酉春杪予還故鄉與昆季捫蘿扶杖得涉  
其巔俯仰之間其奇畢露因歌詩以紀游而顧此  
失彼睨左迷右信乎奔走效順詩不能窮其奇然  
衝口而出無意求工悉古今善狀景物者所未到  
非詩輒能工以境新而闢未經人道其言遂異於  
平時所見聞也馬退黃溪鉅鋤諸勝前此無聞得  
柳州始著予才不逮古人文詞鄙野不足見稱後

日獨以熨斗之奇歷年既久鬱勃而不能自釋以  
時以數或者千百年未顯之跡將在斯乎將在斯  
乎易困而亨余於茲亦云

石臺記

閭江之山高而宜眺者東夏墓爲勝西天井山爲勝昔人因峰之巔甃以石爲平臺而圓置方石一可携酒榼嘯其上聲振林谷間山下喬松亭亭然自此取徑上近峰頂有地廣數十武陟者至此往往少息復斗折上忽大石人立臺在焉四顧曠朗東立夏墓龍山北兩塔出烟靄中一爲澄江塔一爲毘陵塔遠山隱隱起伏澄江塔東則爲君山極北地盡于天不可窮究又西爲陽湖自南迤北狹

而長光微動閃爍湖之西雲氣蒼茫紛錯如縷者  
爲川爲瀆不可勝紀西北壁立爲陽山南爲鳳凰  
爲龜爲虎嘴遶山足悉森翠紆窅林木稠雜又南  
爲夫椒兩峰夾立吳王敗越處也夫椒右頂方如  
列屏爲銅官左爲孤山山一卷耳雲霧中形勢變  
幻狀不一又東爲軍幃遠者爲洞庭爲鄧尉小山  
如髻如螺隱現波濤間者名不能盡辨凡東西南  
山皆浸湖中湖水空濛瀚漭與天無際舉目豪曠  
浩浩然忘憂非吾遊其誰有之

### 章山洞記

章山洞左右皆石壁延袤數百丈高數仞石欹欹  
轉側偃仰仆立非人工伎巧所設古樹藤蘿倒垂  
其下鼈鼉跳走如飛旁小徑可躋山頂人行其間  
如幅壁上湖水噴薄前後中可容四五人石縫泉  
滴瀝芳潔可飲夫椒洞庭軍幃林屋諸山環列如  
屏山外復爲湖又小山出沒烟霧中奄忽變幻條  
連倏斷雲霞片片飛水而或流遠山或橫木杪或  
遊行洞口飄飄非人間境相傳昔有仙人居洞中

故又名章仙洞也

人曰章仙者昔許都人孫臏

避曹操之害入此洞而遁至茲山也

山出雲霧

山出雲霧

山出雲霧

山出雲霧

山出雲霧

山出雲霧

山出雲霧

胥山記

昔吳越構難吳兵備禦江上築城江滸為闔閭城

今故壘址猶在閭江名始此伍子胥帥兵駐江上

天井西之小山平其頂為營周圍下陷中少豐起

是為胥山居民以麓故坦衍縱牧其上夕烟如縷

牛羊下來不知此為昔日兵爭處也彼子胥方挾

兵與越人角勝負豈料今日為牧子遊寂寂如此

嗟乎予自少登胥山者再今所登雖同時世已非

曩日閱予身幾何時而已有今昔之感况前幾千

百年又何怪也

同部而三亦今昔之想於前幾千

幾千字也

同部而三亦今昔之想於前幾千

幾千字也

同部而三亦今昔之想於前幾千

幾千字也

同部而三亦今昔之想於前幾千

幾千字也

雷嘴記

梁溪自九龍峰至闔閭江上綿折數十里山勢峻

拔太湖繞其足水暴悍湍急轟轟然如雷遂有名

大雷嘴危崖瞰水水浸其三面石壁高入雲他石

林立詭怪各自為勝石上多窪處當水泛漲激巨

石騰湧如雨雹飛空中其去也忽低陷數十尺自

上臨之惴惴不敢迫視左右帆檣歷亂掩映落霞

殘照間其遠而靜若不行如綴天末無所着每一

瞻眺以為畫中非真有也

飄飄以漁書中非其亦也

致照其共故而轉法不亦其亦也

士之入國者不始其然法中其亦也

不亦也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

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

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

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

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

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其亦也

楓隱記

陽羨名山水以南岳為最南岳以蘭墅為最蘭墅者吳孝廉別業也今名楓隱云孝廉諱洪裕明崇禎間知天下將大亂遂不上公車日遨遊山水以自老楓隱三面皆山而缺其北中有竹旗峯升之可望西瀾湖其下有石湍有瀑布亭館竹樹花草雅相稱池十餘畝泓然閬然孝廉嘗種蓴其中因名曰蓴池孝廉將歿屬其嗣子曰必葬我竹旗峯上吾魂魄何能去此遂捨其地為僧院先是孝廉

多蓄古書畫有黃公望富春山圖懷素墨蹟二卷  
生平寶愛日携楓隱間展玩將終焚二卷以自殉  
而爲詩以奠之或言孝廉焚卷時有子弟從烈焰  
中急攘得富春圖而已焚其半其半至今尚流傳  
人間或又言孝廉存日輕財好施喜濟人阨及身  
後遺產不豐或利其嗣子闇弱稍魚肉之以至于  
盡嗟乎使楓隱而不捨爲寺至于今不知幾易主  
矣今雖以僧主之而人之至是者無不道孝廉姓  
氏則仍若爲孝廉有也且鍾聲梵唄時達竹旗峯  
上孝廉有知不且大快乎昔董宗伯其昌王山人  
穉登皆作楓隱記久剗諸石求之不得雖然自今  
而後無不知楓隱爲吳孝廉別業者記之有無可  
不問也時庚申春日

鳳凰山記

鳳凰山在無錫開化鄉相傳宋時有鳳凰集其上  
故名而實非也其時有王越祖者鄉之沙頭里人  
先是本州揚明觀道士盧某有道術羽化之日囑  
其徒曰我死後停棺一室扃之母輕出入踰三年  
方窆葬徒從其言然三年內多癘疫衆苦之謀曰  
今三年將屆葬期可卜盍卽舉之入戶見棺半啓  
有白鶴從棺中展翅驗視一足尚人形歛然南舉  
飛集沙頭山間百鳥來朝人俱以爲鳳凰也因名

鳳凰山鶴旣去授夢里中王細七家孕而生子宋  
季宗乾道元年乙酉子生方七歲細七以罪羈獄  
州守某適往江北郡舟至江心風濤大作欲覆者  
再忽見一童子空中往來保護之風濤頓息拜詢  
何神恍惚聞童子言我囹圄中王細七子也州守  
歸以問細七細七茫然不知召其子至果雲端所  
見也遂釋其父自此每著神通拯瘟疫驅飛蝗息  
火患種種有益生民事難以悉舉歿率陰兵助宋  
與金人戰狂風怪雨走石飛沙金人犬潰理宗紹

定三年封利濟惠民侯勅建祠惠山春秋祭祀元  
伯顏旣屠常州將及無錫夢神告曰將軍至吾邑  
不殺一人則上下皆安否則禍汝伯顏卒不敢加  
刃因以夢中所見狀詢之里老里老以沙頭王某  
對伯顏歸奏元主命賜其孫通四品官通念宋恩  
不拜乃勅爲故宋朝奉郎曾孫仲武仕元爲護運  
總管亦著神通于海運中明永樂間兵科給事中  
倪峻撰文記其事今碑在惠山靈護廟予舟過鳳  
凰山下詢之士人述而未詳又考碑文得悉其本

學文堂集  
末因爲文記之嗟乎事雖涉于荒怪然能救父于  
獄則孝潰金人則忠戒伯顏之不殺則澤及萬姓  
然則靈護之名廟與鳳凰之名山千秋並不沒可  
也時庚午春日

小石灣山記

小石灣山距江陰縣東門外五六里許故明典史  
閻應元葬處閻于乙酉間以身殉江陰城者也應  
元字鑑字通州人明崇禎末授江陰縣典史乙酉  
五月我兵入金陵六月下諸郡縣有某弁者奉令  
至江陰江陰人素不相愜遂大譁聚擁某官至官  
衙門謂曰公今從我等卽我主也否則死某稍有  
難色諸少年交捽其首刺之立斃諸少年旣殺某  
官而邑中官吏皆遁惟典史王某在應元則以前

任典史阻亂居邑之青陽鄉諸少年因奉王典史  
爲謀主且曰非閻公不可乃相率至青陽鄉拜而  
出之應元曰善爰與王約戰守之事吾主之芻糧  
君主之城中人旣奮不可止及應元至益舒所爲  
無不踴躍閏六月郡兵數千來攻應元遣兵遂戰  
燒香橋郡兵失利旣而四路兵集應元輒出奇兵  
取勝愈勝則外愈益兵城下頓兵遂多至十餘萬  
衆初將軍某者率所部降至是隸攻江陰部兵且  
盡而將軍亦爲砲擊傷肩臂幾死由是城外四處

昇大砲攻城聲益急應元陰使壯士數人出伺炮  
實藥以水灌其火門或移而反向之遽發以火多  
致糜爛城上則括敗絮水濡之傳城城得不壞其  
或梯木而登或隱木下鑿穴輒以研石重數百斤  
者索貫兩耳使人以機運之而人與木俱應手碎  
城破有鄒家巷者短兵接戰殺傷過當而應元被  
執或欲生之應元曰與我共事死者數萬人矣雖  
欲獨生如此數萬人何遂死王典史亦死王屍已  
不可得邑人取應元屍葬小石灣山至今無不指

學文堂集  
爲閻典史墓者也當是時貴池吳應箕宣城麻三  
衡徽州金聲嘉興徐石麒吳江吳易宜興盧象觀  
皆起兵前後破散不能久而江陰城獨守八十餘  
日不下嗟乎天命旣已有在若江陰者徒召屠戮  
之慘而莫知有悔亦可悲矣予游是山有一二老  
人于閻墓之傍談論往事因述其言記之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璠賡明著

記

放生池記

吾郡北城內有廢圃二池廣各四五畝順治間僧  
募建佛寺就其池爲放生池每月某日邑人各携  
生物至爭投之予作而嘆曰佛氏教雖小物必使  
遂其生如此哉易大傳曰庖犧氏能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歐陽

修引其言以爲教民取物資生爲萬世利此所以  
爲聖人浮屠氏謂殺物者有罪放生者得福則庖  
犧氏遂爲地下之罪人此與本論相發明予則以  
爲天地之大德曰生齊宣王不忍一牛穀鯨孟子  
曰是心足以王予于佛氏無所好獨以戒殺放生  
二者足與吾儒仁民愛物之道相通去年冬予客  
武林見西湖上宋放生池碑尚存畧云天禧中郡  
守故相王欽若奏請爲放生池邦人歲以四月八  
日用釋氏法隨願買禽魚放之謂爲誦聖而唐乾

元間亦奉詔置放生池八十一所顏真卿撰碑文  
有介社蒙福等語二者所爲詎不善然以祝壽祈  
福則非吾儒所樂稱欽若不足道魯公之言豈非  
儒者之過與嗟乎不見夫逐利者乎先期一二日  
漁人取魚獵人取鳥其勇百倍往昔其爲物大約  
生死半生者亦漸就死而放生者意本不在物故  
不暇計生者縱死者棄垂死者猶縱狼籍臭穢孰  
知其死皆以人求生之故而速之是好生而轉因  
以殺生豈非誤邀福之一念果可爲有合吾儒仁

愛之道乎哉作放生池記

易水記

予過易水慨然有感乎荆軻之爲人且爲太子丹惜也惜朱子作綱目罪丹書斬罪軻書盜也其罪丹也以爲不能制秦反以速禍是矣蓋亦觀當日之大勢乎秦以虎狼之威行吞併之計視燕猶几上肉耳燕之亡不亡不繫軻之刺不刺若云不刺可不亡則六國之亡豈皆行刺乎諸國皆束手待斃有一燕者奮然一刺以懾強秦卽事不成其志固可信鬼神震天地乃迂儒狃於成敗不以爲惜

而反罪之何以服丹軻地下且何以鼓天下後世忠臣義士之氣哉况軻非聶政比也政以私讐書盜軻則忠人國者秦于燕爲讐于周天子爲賊軻殺讐而討賊何爲乎書盜燕王喜斬丹謝秦其愚懦固不足論後世作史者縱不能壯其爲人亦當憫而諱之乃若以書斬爲快以不書殺書誅爲有怨辭者何哉雖然予之爲丹咎者在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盟一語爲軻咎在守信不知變卒至殺身無益于人國耳秦皇何人丹顧以齊桓

望之李斯趙高之徒何人顧以管仲望之齊桓且欲倍約縱得反地秦皇之信豈勝齊桓爲之軻者苟能斷其說之非畧此小信當圖窮匕首見時急搤秦皇之胸出繻縷血則秦皇豈反負劔而走然後合六國餘燼以攻之所及豈獨在諸侯之侵地奈何擿旣不中然後罵曰事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豈不晚哉是故軻刺之不遂丹一言悞之以自悞而已矣嗟乎以丹爲智不足則可遽以之爲罪乎予經易水遐想其時田

光先生譚笑而仗劔樊將軍搯腕自頸高漸離擊  
筑而歌士皆白衣冠垂涕今雖荒烟蔓草而義風  
凜凜諸君子千載猶生不禁慷當以慨作爲詩歌  
以弔之又以詩歌不能盡意援筆記之如此時康  
熙乙卯孟春朔日

梁溪記

無錫距城數里有溪名梁溪溪古蓉湖水稱浩淼  
會居人築堤攔截之爲田而水遂隘然較之他河  
則尚巨觀也按志梁大同間濬故名又云梁鴻曾  
隱居于此亦名梁鴻溪溪旁諸峰矗峙蜿蜒磅礴  
與睥睨相望山下出泉爲惠泉勺水而奔走天下  
卽陸羽所稱第二泉者是溪前爲黃埠墩波心兀  
立雜樹周遮之其流澄然鑒毛髮去此里許卽灑  
而爲二一趨姑蘇一趨獨山以入震澤予嘗與友

學文堂集  
泛舟溪中以觴以詠有得乎山水之樂者多矣友  
喟然曰自古以來山川猶是而人物已非此固梁  
鴻隱居地也而今安在予曰否否鴻之依臯伯通  
本居姑蘇今臯橋其故址也鴻實未嘗隱此且鴻  
烏足重此溪而名之哉鴻讓子也讓爲新莽較尉  
封修遠伯罪與沈充等其得免于誅者幸耳易幹  
父之蠱知危而終吉裕父蠱則吝矣鴻苟能幹蠱  
則必求仕于聖明之世以蓋父愆胡乃隱居高蹈  
作爲五噫之歌其辭多涉諱讟豈謂漢之不足事

而以父之故主爲思哉卽鴻而果高蹈也終隱霸  
陵可矣何又出關而東作歌本欲要名不謂肅宗  
聞而非之易姓名竄齊適吳以終老此所謂避患  
而隱不得已而然也烏在其爲高蹈與且夫成鴻  
名者其妻孟光也丈夫不能他有豎立藉婦人以  
成其名固已足耻况遂父之過非孝棄明主而不  
事非忠徒以夫婦一倫見稱人口不尤耻之甚哉  
友笑曰此溪不幸遇子而隳其名雖然古今人冒  
美名而不之察者寧獨鴻哉予曰然遂書之爲記

學文堂集  
時康熙丙辰春仲

趵突泉記

春秋魯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有趵突斯有  
濼水是泉在春秋時已顯著杜預釋濼水在歷城  
西北入濟水曾鞏謂濼水所入者清河也達于清  
河入于海此其流也泉之源相傳發自王屋按圖  
泰山之北與齊東南諸谷水西北匯黑水灣又西  
北匯栢崖至于渴馬厓潛行地中至歷城西五十  
里而泉復出是爲趵突或曰趵突非趵突言激水  
聲也或曰泡訛趵水之影也或又曰趵從勺言勺

水也泉之藏一勺耳其流也洶洶若奔騰然故曰  
趵突予觀濟之南山水奇麗甲齊魯函歷導于前  
峭華抱于後其閒環山而分注者泉七十有二而  
趵突稱首然等泉也他泉何以不能感涌以作其  
勢獨此奮迅逆激如雷殷殷然飛濤數尺許晝夜  
無寧晷予因思凡泉之水雖皆由地中而出非若  
趵突之源由泰山委折以至其脉長而氣壯又潛  
伏既久其勢勃勃欲躍而又不克遽躍遲之又久  
不可更遏而後躍之正如易所謂行乎不可不行

又如所云困而亨者嗟乎凡夫處困而未能至于  
亨倘亦養其氣以待之神其機以畜之母躁妄母  
自棄馴以幾于時之自至則其去斯泉也不遠矣  
若趵突之奇游觀者皆能道之予又何言哉是爲  
記

習家池記

習家池卽古白馬泉水寒潔如鏡去襄陽城南八里背峴首面漢江林谷盤鬱烟雲變幻自後漢習侍中郁疏流引泉中築釣臺厭以飛梁旁植修竹美草習池名始著其後侍中之裔晉治中鑿齒讀書其中而名益盛至山簡都督荆襄暇日嘗游池上置酒輒醉名曰高陽池館其風流後世猶想見之唐杜審言嘗居此其孫甫有詩云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是也宋曾鞏詩未脫迂疎

笑山簡更須同上習池遊王安石詩遙想習池寒  
月夜幾人談笑伴詩翁蓋山公一時遊讌而千載  
之下尚令人思慕如此明襄王歲發金錢修濬置  
屋其旁又築長堤護之使其流不直下漢江而旁  
穿縷堤以達滌洄紆折分灌峴山前田數萬畝又  
遷地建小山軒雲影亭翡翠巢諸勝襄王每一出  
游其儀賓長史與隨輦內人繽紛雜遝往往宮香  
聞于數里自忠王死國而賊馬蹂踏凡昔之所有  
者皆蕩爲冷灰可慨已吾邑毛君子霞客遊其地

慨然言于太守某公屬僧西傳主募先立三楹以  
祀山公凡館宇臺榭莫不次第興舉子霞作習池  
歌紀其事當時傳播以爲盛事一日子霞與西傳  
坐池上忽見池泉逆踴數尺許汨汨有聲如是者  
三旣復渟泓如故觀者歎異嗟乎習池湮沒已久  
今得子霞倡始西傳殫力以佐之迄有成功而舊  
觀頓復豈特山泉靈動以示神奇抑亦侍中都督  
諸君地下有知爲千百年報知己也習池之傳自  
此不又增一異與適子霞過子草堂屬記其事遂

學文堂集  
記之時辛酉仲夏日

洗心池記

洗心池者吾邑隋司徒陳公杲仁廟中池也傳公受鳩後自刳腹滌腸于此俠烈尤可想見公之姓氏不載隋史劉昫載而不詳宋祁所載視昫尤畧然自義寧至今千餘年矣廟貌不衰尸祝如故卽泓然一地至者亦必流連低徊不忍去嗚呼豈徒然哉昔韓愈不肯作史謂傳聞不同善惡是非何所承受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夫作史之道固在所慎獨疑魏鄭公與公生同時耳目非遠豈其

身爲佐命畧于言故國之忠義抑其時海內蠶起  
死事者衆故多所遺也然觀古之殉國亡身歿爲  
明神者無如關壯繆張睢陽而蜀志唐書所紀亦  
爲疎漏信乎忠義徹于天壤人自不磨不必盡賴  
史以傳也方江都初變元祐手握強兵不能反旂  
討賊故公從沈法興而執之樂伯通阻兵丹陽爲  
宇文助遂故公力戰以走之其時事權皆握于法  
興化及又已西還故公始于東陽迄于京口不得  
遽以義旗北指迄今循潤州以下覽其山川原野

皆公昔日躍馬揮戈搴旗陷壘之所宜其靈爽式  
憑邑之民事之敬謹千載一日也响不載公之終  
但言法興自尅晉陵謂江南可定專立威刑誅戮  
將士公之受鳩或在是時故老則言公娶于沈後  
以謀逆不從遇害想法興惜公英勇故薦女于公  
以爲已援不料公之不爲其黨也昔朱虛亦婿呂  
氏卒斬產祿以安劉古之忠臣不以私恩廢大義  
類有然者惜乎公無平勃之援僻處江淮非身居  
輦轂之比代越兩王寄息人手亦非漢之齊代也

可不悲乎按志池名白龍池卽宋鳳凰池也內一  
白龍經三尺許明宣德中進之上方今以公故則  
名洗心池云

九龍灘記

閩南之水惟九龍灘最奇兩峯巉削水陡絕十餘  
丈蕩擊鏗鉤如萬輪相馳驟于道其上叢篁細篠  
蔦蘿夜交之籐蒙蔽擁雜窅然而不見天垂目下  
視石露刃林立劍子戈斤鱗齒上向根于水中浮  
舟之水僅數寸濟者廩廩有呼吸死生之想莫不  
登陸以避之其登陸者斗折蛇行如在天際踏榛  
刺中下上苔滑不能置步代足以尻俯瞰欲墮者  
數四予不肯舍舟出入波濤惟石中沉且浮者數

數矣且懼且悔然思人生壽妖自天嘯嘯澗澗與  
兒女子何異卽患難當前慷當以慨況有名山水  
足供嘯咏乎于是徜徉舟中奮筆爲詩又恐山水  
之奇吾詩不能與之爭勝卽如石鐘鈞鉅之不遇  
子厚嶺海之不得子瞻爲可深慮昔公叔文子升  
于瑕丘日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王逸少爲會  
稽內史初渡江便有終焉之志旣而留連不捨遂  
家焉古人于山水之際何其戀戀而于去住死生  
之交又何灑灑也予志竊比二公因爲之記

### 卓錫泉記

宜興南岳山有泉名卓錫據釋氏云昔有伏虎禪  
師者至此山結茅爲庵視其旁址石罅而土穴以  
杖導之泉澗然出飲之而甘久之其徒爲亭三楹  
於泉之上因以卓錫名泉而書於亭亭旁大樹一  
株懸崖生圍十數人抱根盤曲石壁怒突天矯不  
可以狀相傳禪師導泉後以杖剗土中生枝葉他  
枝葉無似者不名何樹因亦稱卓錫樹云亭勢因  
山高下似欹似缺若垤若穴無構櫺戶檻之設石

之突然錯者四五環以短垣俾遊者可坐而休若  
人之置之然南山故產茶處與洞山連絡洞山有  
峽名芥產尤佳今所名芥茶是也二山茶又並稱  
陽羨歲歲貢於朝南山旣得泉凡洞山人每產茶  
日輒攜就泉烹之與南山人種茶者相角勝泉深  
尺許圍四之沚洌如鏡俯見石齒斷斷然其上嘉  
木美箭婆娑偃仰早暮不知日出沒時與雲氣相  
盪摩縈青繚白異態百出忽有聲從嶺起仰視松  
鼠十百群落樹下驚竄觸人衣履釋氏又云伏虎  
禪師導泉後卽有物在泉間時隱時見識者以爲  
龍種也名蜥蜴歲旱守土者裁冠朱衣肅拜於亭  
具道所以乞雨狀而所爲蜥蜴者洋洋灑灑昂頭  
掉尾出於泉間因命取而盛之器祀之於壇雨遂  
集至今爲伏虎徒者皆誇其師功戊申十月予與  
友游南山至斯亭尤徘徊他日產茶時予雖道遠  
必當更至酌泉而烹之

洗腸池記

去卓錫泉百步歷級而下交柯錯蔭百草蒼翳尋  
澗行又四五十步忽山如列屏起水淙淙下如簾  
左右噴薄如珠四撒又如斜風吹雨聲細而有韻  
淒神冷骨不可久畱乃扳崖以躋崖峻而滑修竹  
雜映把之得登欲尋澗水所自發陡峭嶽嶽人跡  
絕惟僧語嘈嘈木末與水聲雜而難辨蓋下此十  
餘丈卽所云伏虎禪師結茅處今稱南岳寺是也  
相傳禪師曾於此出腸滌之其水潔瀉百折凡六

學文堂集  
七里出山入大澗

大澗記

大澗者距山四五里舟行至此盡處也平流無聲  
山泉暗入村人臨流而居時方穫稻畢稻束懸樹  
間纍纍如人荷簞空中立忽而風行木末木葉落  
水際紅黃雜浮爛然可愛小魚數百頭棹尾石下  
石呀然玲瓏魚隱此間出沒無時水鳴恒鏘然顧  
之色喜傾壺而酌酌而歌歌已復酌歌聲益狂村  
中人皆異之叩予姓名不答去

西小湖記

牢村上有山翼然面湖爭奇爲西小湖山半爲松巷松隨山高下開合取勢聲颼颼與湖波動搖從松巷東二百步至嶺曰西湖寺寺中方潭長廣二丈許清漪可鏡曰西小湖一曰海眼脉與湖通五湖風浪作小湖亦鼎沸旁有柳一株名千年柳根盤屈橫突水面如神龍呼吸雲霧小湖前爲菡萏池視小湖加廣而寺以小湖名早暮烟靄回合直峙于寺之南者爲面面峯極其巔可眺羣壑見

漁樵往來自適於懸崖怪浪間峯側有玉椒泉已  
涸蒙雜穢草中不知玉椒名何自始也相傳唐時  
有沉香大士像浮湖至諸寺爭迎之不可得獨至  
西湖寺得之有草繞像棄湖中生千葉蓮山中人  
至今稱大士蓮也

惠泉記

以一物之微享天下美名至數十百年之久豈不  
賴有表彰者力哉陸羽品泉曰廬山泉一惠泉二  
今廬山不易得群天下人無不思飲所爲惠泉者  
以其泉釀酒味甘色白可愛於是謀利之子恆不  
惜舟車之費遍市江湖間予思未有羽之前茲泉  
不過山間一壑耳人何從異之自有羽以來數十  
百年名聞天下信茲泉有賴於羽也雖然當日羽  
之跡果遍天下乎天下之泉果莫有勝是者乎恐

深山大澤未經人跡所到者不知凡幾羽亦無從得名之也然羽旣無從得名之其名亦至今不著噫泉一也或得其人顯或不得其人竟湮沒而無聞豈有幸有不幸與士之以道自處者雖不急急於求天下之名而終其身泯滅至老死人莫之知者亦何異深山大澤之泉未得如羽者一表彰之也此予之所以慨也

### 雙泉記

修撰繆念齋因所居東偏之隙地鑿池種樹累土疊石建曲榭回廊複閣迂直高下若絕若屬會二泉湧出於石澗之下飲之甘作堂三楹俯之題曰雙泉巨公名下士各爲詩文以誌瑞辛亥五月念齋觴予其中而請一言余曰然嘗觀易之蒙矣易雨雲皆爲坎水而蒙獨以泉名蒙者物之穉泉者水之穉水出山下其流尚細故稱泉泉之始出伏見未明故稱蒙物未離其初其天全焉物甫離其

初人事可以進故曰始進善善緣善故曰利涉大川又曰若濟川用汝作舟楫念齋以文章取大名顧自視歆然以爲吾始服官功業未著於天下特蒙蒙然若泉之始出念齋試憑檻以俯斯泉漸而觀其出於江於河審其利濟者安在於涇於渭辨其清濁者安在則必思毋負茲泉之示象者若徒引醴泉乳穴爲念齋瑞諒非泉之所安也已

濬玉帶河記

吾常環縣治而河者曰惠民西達水門東而岐南行達南河北行達北水門此自昔通流也環府治而河者曰玉帶此開自明太守施公者也先是玉帶河之開以形家言曰利於守故施公奮然爲之不數年果遷秩去然河身狹民環而居者稠南又仰麗譙砂礫日下雖開而時淤未嘗可通舟楫順治己亥趙公至慕施公之所爲復奮然濬之河濬後四年趙公以逋賦謫嗟乎形家之說豈有驗有

不驗耶抑官之遷與謫本不係乎此耶雖然攷古者濬渠之故其上利溝洫其次通往來皆守土者之責邇年以來多不暇問矣卽欲問之又以迂緩而告罷庶幾形家之說猶足動之使吾民陰受其利也哉

河東鹽池記

河東鹽與淮浙長蘆異淮浙長蘆之鹽其利在地不在天其興利之法則專在乎人若解池之鹽爲鹽鹽梁人謂畦地而沃南風至則成鹽宋以三月沃種至八月而止元惟池漉明則因之我朝卽倣種鹽之法用之然苦雨則結者融北風則升者下此鹽之任乎天者也竭澤或至中枯積滂必將外潰此鹽之任乎地者也澆曬之得其力撈採之得其宜是以有鹽戶鹽丁之籍此鹽之聽乎天地

而不能不仍任乎人者也乃者淫霖歲災河伯爲祟其間山澗所爇出村水所旁奔無一不爲池害卽無一不爲鹽害不得已而設水車之議費者無筭雨旋至而水不少減不得已而設支引之策鹽引原不相離而空引更不可爲例將繼此弊益滋甚而國課且日益不資今欲爲鹽計莫若爲鹽池計莫若爲近於鹽池者計則其渠之洩水與堰之障水者當修也蓋水勢悉滙於王官峪口昔人特築五堰以禦之而摠名爲李綽堰其勢自東北泛

溢於黑龍入黑龍則壁水小堰月堰不能支而東禁受害涑水源出絳縣山谷其勢自西北橫溢破姚暹而奔騰於硝池入硝池則七郎卓刀不能支而西禁受害禁堰害而鹽池害故當修然非因勢利導之將激水而怒怒必潰是欲爲鹽池之利而其不利更有甚焉惟以姚暹渠之所以入湖與五姓湖之所以入河而卽抵海者度之知向時因鹽治水仍不如以水歸水之爲便向時以堰修堰仍不如以河通河之爲便于是開新河東經鴨子池

而五姓湖之路始通築石堰西由石樓峪而東禁  
西禁之隄始固人力所至可以勝天時均地利而  
國課永賴之矣茲因鹺使某君修築迄工屬予爲  
記遂記之如此

桃花灣記

馬跡山有灣二十三處而最著者名桃花灣客曰  
昔人詩有兩岸夾桃花之句因名或曰其詩頗不  
見稱前代何足名或曰今日盡吾灣之桃計之不  
三四株其詩固不足信余乃喟然嘆曰昔人之以  
名吾灣者其意豈係乎桃耶楚有桃源者因桃而  
得名者也然其意亦豈係乎桃耶昔人之以名吾  
灣者或以爲似桃源焉故名之亦不必泥其有桃  
否也况湖光萬頃連艣縻艦與波上下所爲漁郎

者亦時時問津於此則竟以爲桃源未可知也且  
灣當一山之盡三面距湖止一境可通人跡懸崖  
側徑車馬皆不得入桑麻雞犬舉目具存  
曰知  
舍桃源亦無以名吾灣而外此之可名者反若灣  
之固有不足以名矣作桃花灣記

毘陵水記

毘陵郡北皆瀕江郡南皆瀕湖昔人謂江主入然  
雨潦亦泄謂湖主洩然旱乾亦入皆以平故也按  
大江在北五十里太湖在東南八十里漕渠東南  
巨縣境九十五里大江一曰揚子江西連瓜州東  
入暨陽界水經注云北江在毘陵北界東入于江  
蓋指此太湖一曰具區亦曰震澤亦曰笠澤亦曰  
五湖湖周三萬六千頃吳錄曰五湖卽太湖以周  
廣五百里故名漕渠隋煬帝鑿大業間詔自京口

至餘杭穿渠八百里欲通龍舟巡會稽今其故道也治東西袤九十餘里故渠之袤如之大約湖有六而太湖最大在西南者西瀉沙子二湖次之郭璞江賦具區洮瀉是也湖東西三十五里南北百里丹陽金壇洮湖諸水注之中與荆溪分界在東者曰東西陽湖曰宋建曰芙蓉陽湖以近陽山名宋建相傳宋高宗南渡過此然皆不如沙子湖之寬廣芙蓉湖記稱縱廣八十里彌望菰蒲荷芰烟波浩渺昔皮日休陸龜蒙嘗游覽于其中唱和有

詩至明廢湖而治爲田然一遇水滂室廬多不可保也縣治之水有子城河有惠明河有玉帶河有前河後河皆東逕新城壕以合漕渠漕渠支流北出者以十數孟瀆最大相傳唐元和中刺史孟簡鑿北逕孟河城入于江稍東有得勝新河又東有北洞子河益東北通暨陽有網頭河有澡港有桃花港及西北諸鄉支流畢入于江南出者亦以十數西則西蠡河最大宜興溧陽之漕取道于是故又名南運河也東則采菱港最大並采菱港而南

有興隆河有順龍河有華渡河有太平河有薛堰  
河其他支河以百數悉迤迤入湖凡此水勢之大  
畧也予總以一邑校之西北高而東南下高田遠  
水屏取不及利在陂塘低田逼水水高田下利在  
圍塍平田雖有水之利無水之害然未必皆傷幹  
河和在溝港溝港陂塘所利不同總之貴于深濬  
濬深則多藏潦不易溢旱不易竭矣至于市河則  
城中之民所仰以謀生亦四鄉之民所由以糞田  
者淤塞日甚則病民不可勝言近年以來幾于無

河矣予曾力言于當事開濬將有成議而一二不  
肖者阻之迄今如故爲可深嘆按三吳水利書云  
漕渠初在城內水納南水關而出東水關循城而  
東掠龍舌尖者爲新城東南濠卽古之邗溝今築  
文成壩徙運道出城外水遶龍舌尖而南迤東轉  
北曰舊城東南濠又西水關入水一派自西經東  
者爲子城南濠再北一道圍環府治者爲玉帶河  
子城南濠及白雲尖西分一支出北水關一支  
順東行至八字尖屈曲而南會邗溝者爲後河各

河天成濼結江左郡邑城中流水迎秀聚氣無出  
其右者旨哉斯言居是邦者可不加意修濬而皆  
視爲緩圖何與康熙己巳秋日記

黃海記

凌龍翰言黃山高廣險巖約之三十六峯析之三  
百六十峯再析之三千六百三萬六千峯總之峯  
之奇莫奇于石笋兀遊者憚于涉險卒至鍊丹臺  
而止故不見石笋之奇猶之黃山之水止艷稱白  
龍潭而以九龍潭視之不過涔蹄耳若易山而海  
其言創自景升潘氏蓋山中僅二龍潭何從得海  
名乃予至軒轅宮一宿隨躡屐登硃砂庵而上恍  
失天都蓮花諸聳壁至所仰爲靈阜爲雙闕者皆

學文堂集  
在空濛杳冥中雖欲不名爲海不可得矣海中之  
奇未易悉數大約其石則怪偉詭特凡鳥獸蟲魚  
人佛仙鬼殊形無不具其樹則聳天拔地其勢屈  
曲其聲颼颼而且丹黃紅紫繡錯其間若長松盤  
生石上扶疎偃仰如虬如龍實根無寸土其水則  
巖竇涓滴流爲溫泉氣蒸蒸如出釜上泉眼沸泡  
輾輾從砂底噴薄飛珠四撒浮水面香而且冽其  
雲則倏聚倏散倏離倏合一縷冉冉起忽大如車  
輪又如帷如蓋如衣不可名狀忽而漫山瀰谷中

遙見黝色一帶是名黑洋黑洋下蕩颺蜿蜒如白  
虹下飲十百丈至洋外金碧則日光照映若琉璃  
然其海又分前後由光明頂而東爲前海由光明  
頂而西爲後海前後海皆有海門隱隱可得而望  
若其瀨氣與俱萬化冥合究無所爲前後也昔漢  
武聞方士談鑄鼎升龍事而嘆使朕得從黃帝遊  
棄妻子如脫屣黃山實軒轅氏遺蹟凡前代圖經  
所載歷歷可考者予不煩悉指祇述一時游覽所  
見又恨筆力庸淺不能措詭激之語以無負山靈

學文堂集  
之奇語云井蛙不可語于海其有愧凌潘二氏者  
不既多乎作黃海記

海市記

蜀李太史嘗言海市之初起也黑霧如重雲與島  
相壓漸混爲一漸則有黃有赤有碧三者之氣相  
摩蕩漸則橫而方如山之岡漸則山之岡皆缺缺  
而突上如堞漸則有高出于堞之上者爲城之樓  
至是竟一城矣城約二三十里或二十里或十餘  
里形皆方上或兩樓或三樓漸而飛簷出漸而鐵  
馬獸頭出漸而飛鳥出樓之中有如几如幃如屏  
風之屬漸有竿竿之上有旗飄颻而動如風之吹

學文堂集  
不已下則有門門外橋或五六洞或七八九洞水  
滾滾洞中流不息門閉漸而啓望之爲長街紛紛  
有往來人如肩摩轂擊者然又或有乘馬者策蹇  
者其聳出則爲樓觀爲樹木壯麗殷富殆非小邦  
也如是而變定定一二時則恍惚又漸易其狀漸  
又如重雲漸又霧漸又雲霧皆散曠然大海無復  
有一物又聞袁可立爲山東撫軍飲登州城樓忽  
艨艟數十揚帆來各立介士甲光耀日朱旂蔽天  
相顧錯愕急罷酒策戰守及抵岸船忽不見乃知

是海市也嗟乎海市之說或以爲蜃氣夫蜃一水  
蟲豈吐氣若斯之異朱子云雲谷山中多有光怪  
中現人形夫天地萬物皆氣所爲氣尚可成形何  
有于光怪然則海市者誠山川之大氣乎予因嘆  
漢高爲太公作新豐樹木廬井靡不曲肖所放雞  
犬認歸其家以爲非天子不能爲此然亦需之歲  
月而成乃有頃刻變幻作奇觀如是者耶雖然秦  
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隋之  
迷樓莫不誇爲世所希有不轉瞬而蕩爲焦土飄

學文堂集  
爲浮塵豈不皆可作海市觀乎又傳有數十島卽  
有數十市其向有市而今忽無者云曾有舟過其  
處雞鳴其下也然則海市固絕于雞之鳴吾不知  
阿房章華諸勝之所以絕果何爲也因援筆爲記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璠賡明著

記

泰山孔子廟廢址記

泰山有孔子崖相傳孔子曾登處旁立廟祀孔子  
今廢破瓦頽垣皆無復存止有碑可識其址其文  
又磨滅不可讀不知創始何人詢之士人云昔有  
守吾州者建年歲久遠失其姓名後此未聞有修  
葺之者宜其墮廢無復存也予聞之曰噫昔歐陽

修曰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若某守者可謂師古好學者矣崖之旁有某祠者不知何神未聞得封號亦未聞有功德於民而數千里內外之人百十爲群奔走如鶩輕財好施金錢委積而守是州者亦往往過而祀之稽顙折腰屈曲惟謹又立碑稱功多侏離誕妄之論又或捐金治其棟宇其爲屋皆銅甃鐵甃千年不壞而當事者惟恐不捐金爲福田利益之不至故歲歲增修恐後嗟乎彼愚夫俗人固不

足論豈爲守者皆未嘗稱弟子於孔子苟非然者其奈何不知輕重至此也然孔子祀遍天下何係於茲廟廢興且以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昭垂不朽卽天下遍祀非有加尊於孔子廟之有無且可不計又何論區區登覽之一隅而後之學者必汲汲於斯者亦發乎其中不能自己云爾抑聞之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以淫祠瀆祀之旁處孔子則茲廟之興反不若廢之爲愈也已

重修常州府儒學碑記

嘗攷古設教之地有虞氏有庠夏后氏有序殷有  
瞽宗周有頌宮凡于鄉國州黨間皆有定制春秋  
釋奠祭菜卽設先聖先師之座于其中而人之隸  
學者自八歲迄十有五歲後士農乃有分業擇士  
之秀者升于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若設教之官則惟有大司樂大胥至漢武始詔郡  
國立博士弟子唐始詔立孔廟于是有專廟有專  
官夫自有專廟士子益得慰其仰止有專官肄業

者益得所依歸宜後世忠孝廉耻仁義之徒遠過  
上古而往往多習窳敗之風或競事功名龜勉章  
句以希苟合于昔聖賢明經講道之旨百不一二  
得何哉蓋古人之求聖賢者以實不以文語言踐  
履皆必驗之躬行無事堂陛几筵之跡至州長黨  
正咸有覺民之責不類後世博士師長祇以課文  
考藝爲兢兢宜乎人才輩出非後世所易及也况  
有專官而後州長黨正非徒視覺民之責若秦越  
人之視肥瘠卽一廟廢興與官守無毫髮相關聽

其墮壞而莫之問亦勢所必至者矣兩漢之傳循  
吏也有潁川零陵密縣諸賢凡其課農桑治盜賊  
諸異政無不書之史冊以爲美談而稱最者一文  
翁耳文翁非有赫赫之事超軼諸賢而以置學宮  
立左右生徒遂爲諸賢所不逮豈非漢時州長黨  
正已無與覺民之責故遷固特表而出以爲循吏  
之冠與吾毘陵之有郡學久矣自宋元明以來遞  
圯遞葺迄于今乃大圯矣三韓祖公來治吾郡奮  
然思所以新之相度會計工費浩乎難辦爰集紳

學文堂集  
士羣議樂輸公首率僚屬各捐俸金若干爲倡不足又議贖鍰佐之諏日鳩工首以 聖位及先賢先儒木主不合古式盡行改造爰自殿而廡而戟門而泮池而明倫堂而鐘鼓亭而左右齋室以及橋梁牌坊道路莫不崇然翼然丹雘具美又漸而文昌祠名宦祠鄉賢祠亦莫不煥然鼎新又漸而啓聖祠盡撤其舊而一規 聖宮之制祠前故有池更闢使深廣雜蒔菡萏其餘隙地悉種桃李松檜之屬森然成林方公之鳩工也每日必一至其處甄瓦木石皆手自裁度毋冒毋簡務堅緻華繕以垂永久自始迄終用人力凡幾千幾百工有奇貲費凡幾千幾百緡有奇予昔纂修郡邑志凡于賢守令有功學校者必爲文以傳然考其碑銘紀載大率多因其舊而新之未有以修兼創如公今日者不特與漢文翁行事相符合之古者州長黨正之責不又同揆與

今天子加意右文 御書匾額頒示天下學宮而適當吾郡學落成之際非公能體

聖主崇儒重道之意而能若是乎君臣一德上下同心卽唐虞都兪喜起之盛何以加茲異日公入作三公坐而論道其所以黼黻皇猷垂勲竹帛者更不知何若矣惟時教授許君庠訓導劉君雷恒贊理之功俱不可泯緣並書之是爲記時康熙二十六年正月穀日

伍子胥廟記

乙卯秋予寓吳之胥門子胥廟在焉過而瞻謁因歎曰昔楚平王殺伍奢非其罪子胥去之吳卒借吳報楚鞭平王之屍說者謂父忠楚而子讐之違父志非孝况子胥嘗委質爲楚臣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爲敵以下言豈所論君臣之際且殺奢尚者平王也其讒之使殺者費無忌也子胥宜鞭無忌屍則報怨之道明兼以全君臣父子之義予以爲其說俱非春秋戰國之世上有共主

諸侯皆得自王故君臣之分甚輕非如一統之朝有定義豫讓于范中行氏曰彼以衆人遇我則以衆人報之卽聖如孔子亦且轍跡徧天下未嘗拘于一主乃必欲責子胥盡忠于楚豈所以服其心無忌之譖固宜報不知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子胥豈能舍君以及臣况囊瓦已殺無忌子胥怒亦稍洩矣此事固不足論或者又謂子胥旣不能盡忠于楚亦豈盡忠于吳試思吳何以亡亡于夫差耳夫差何以亡亡于嚭耳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

統于吳闔閭早已決之而子胥固爭之立嚭鷹視虎步貪擅之性不可親廷臣早已決之而子胥始則進之繼則曰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而嚭之寵益固夫子胥固其兄尚所稱仁且智者而智安在哉嗟乎子胥信無辭于不智天下事亦非人之所能盡料者語云諸侯有諫臣雖無道不至失國苟有諫臣而其主不聽國豈亦能無失乎當子胥之于夫差允行成諫矣縱石室諫矣進美人諫矣獻木請粟諫矣破齊而釋越諫矣而夫差不聽子胥乃

退而告于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吳其爲沼  
是時子胥蓋隱痛前非悔之無及已甘心一死以  
謝吳之先君觀其屬子于齊之意亦可洞見又何  
待屬鏤之賜也哉嗚呼到于今廟貌巋然血食千  
載者非以子胥之能諫而死乎卽謂之忠于吳也  
亦宜是爲記

閩粵王廟記

距福州城九里曰釣龍臺故爲閩粵王無諸受冊  
封地唐大中間土人于此建廟祀王先是郡南郭  
二里許有王廟名祖廟廟傍塚崇然云卽王塋處  
今圯按王諱無諸姓騶氏禹苗裔也少康封庶子  
無餘于會稽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勾踐爲越王  
又六世無疆爲楚敗國不振諸國族爭立君海上  
王蓋其後上距無疆七世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  
中郡及諸侯伐秦王率兵從秦亡復佐漢滅項籍

漢五年後立爲閩粵王王故治王歿後至宋宣和  
初浙寇竊發陷州郡提刑余向自建康帥師入閩  
有黃蜂數萬隨軍神現其端禱之知王也境內帖  
然奏封鎮閩王明洪武間布政葉茂祈雨獲靈應  
疏聞詔從王故封明末殿燬存寢室三楹肖王像  
暨夫人像王右而夫人左予瞻謁之餘求碑碣無  
有瓦礫中見一二石上間有字跡而破碎零落不  
可復讀矣慨然思閩在古爲百越地教化不通逮  
王以神明之胄居之獨委心中國從諸侯兵踣秦

斃楚佐炎漢成帝業策勲盟府顯受封爵使椎魯  
之俗馴致文明而又禦灾捍患身雖歿猶眷眷茲  
土不忘宜閩人德之至今也又考王子孫累世皆  
有功于閩王郢開州西路畚土成丘民到于今便  
之郢子號白馬三郎者以勇著南山峽二潭鱗爲  
祟射中之鱗繞其身與鱗俱死二王各有廟祀皆  
去王廟遠異日王之廟棟宇頓復舊觀增祀二王  
一堂之內俾祖孫父子同牢合食邦之人崇德報  
功者一瞻拜而無遺由是窮流溯源王之功德不

愈知其遠且大哉因爲記邦人尚識予言不忘時  
康熙辛酉九月朔三日

濟寧關侯廟記

舟泊濟寧登岸謁關壯繆侯祠瞿然曰此固重建  
于吾宗偉如先生者乎偉如名益修濟人楊蘓霖  
嘗著奇報錄行世奇報錄者載創廟之奇報也侯  
廟逼回回教祠其教主楊生花等久欲毀廟爲門  
徑會州人劇貲更新遂以創建非制中當事毀之  
益修怒曰吾輩不言侮神之罪過生花白當事復  
就其地建廟不日而成生花聚其黨千人撲殺益  
修于肆中復剝雙目實以礦灰昇屍投其家而預

學文堂集  
殺一瞽者抵罪觀者咸舌橋不能下益修夜半忽  
甦見一神持酒至曰勿怖飲此可活次夜又見一  
神曰腦中死血去方可生已而目中血流如注次  
夜又見一神曰爾無眸吾有半眼在吞可復生益  
修吞之至曉呼其婦曰天已曙耶婦駭起視之兩  
目炯然矣嗟乎死而復甦者有矣無目而遽有目  
不可謂非神使之或謂事近荒怪士君子宜勿道  
不知至人精爽不與形俱滅安得以荒怪目之古  
來忠臣義士沒爲明神歷久而人彌尊信者不徒

以慰忠義之魂實爲萬世爲臣子者勸今以侯之  
靈如此將爲臣益勸忠爲子益勸孝有裨風教非  
小卽果荒怪亦何必深斥其非閱數月流賊李自  
成至濟寧生花佐其擄掠旋戮于市亦剗其雙目  
踰年而益修成進士試觀今日廟貌崇然翼然于  
濟水之濱者非皆益修之功其地雖三尺童子亦  
能道其事濟之人自此益奔走侯庭惟恐懈雖然  
侯忠義之氣充溢宇宙不藉茲廟有無至土木衣  
冠又豈侯所恃以憑依者廟卽終毀亦無傷于侯

特以因侯之故致無罪殺士故爲侯所震怒不得  
不委曲以生全之若生花後死非命及益修成進  
士人皆謂侯之所以彰報孰知死生窮達皆天所  
命而侯豈居之哉

忠佑廟碑記

郡城忠佑廟殿圯道士某募金脩葺旣訖工命玉  
璫記其事廟祀隋司徒陳公杲仁公字世威晉陵  
人生梁太清朝舉進士仕隋官監察御史當陳亾  
隱居隋高祖累徵不起大業間被詔討賊不可辭  
五年平洞寇於長白山九年勦樂伯通叛衆十萬  
累授銀青光祿大夫義寧間東陽婁世幹叛奉詔  
斬之拜大司徒隋史不載公姓氏劉昫載而不詳  
宋祁視昫尤畧竊怪魏鄭公與公生同時耳目聞

見不遠及身爲佐命臣乃畧言故國之忠義若此  
然忠臣義士生忠人國歿爲明神血食死所其忠  
義之氣薄于天壤亘古今不敝史之傳不傳固不  
必計也郡志言煬帝弑沈法興起義兵陰與李子  
通謀據晉陵公娶于沈偵知異謀懼發置鳩酒殺  
之而昫不載第言法興自尅晉陵謂江南可定專  
立威刑誅將士公受害或在是時又言南唐保大  
十三年吳越兵至柴克宏進禦夢公語兵助及戰  
風雨晦有黑牛突陣間克宏俘馘千人事聞于朝

封烈帝又言宋宣和二年方臘寇睦州犯寧國距  
界百里郡人禱之卒不犯又言建炎間陝右兵討  
亂武林軍變所過丘莽獨吾邑免于害當賊至吾  
邑時殺羊豕犒師一卒忽作神語賊相顧變色縱  
火雨輒作望城上皆紅衣巨人持兵賊駭走夫陰  
兵兆夢近于荒怪士君子勿道然吾邑爲公所生  
地墳墓井舍尚有存者故老相傳當亦可信况乎  
烈丈夫不與形俱盡其靈爽所憑非生死得而間  
之者哉公死後白晝現立雲端彎弓注矢鏃射法

學文堂集  
興立殪後人壯其事于公死日作雲車弔之雲車  
者冶鐵繚繞如雲上承小兒操戈戟若戰鬪狀有  
力者負之趨流傳至今日云

重建瑯琊忠懿王廟記

忠懿王廟在福州郡治東閩王審知故宅唐侍郎  
于兢宋制史錢昱各有碑記尚存按王諱審知字  
詳卿姓王氏本瑯琊人秦將翦三十四代孫高祖  
擘唐貞元中宰光州定城有善政因家焉遂爲固  
始人父恁業農兄潮爲縣史唐末羣盜起壽州人  
王緒陷固始召潮兄弟置軍中是時蔡州秦宗權  
方募士命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  
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掠性

忌部將材能者多被殺潮懼說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爲盜者爲之脅爾今緒雄而猜吾屬且不自保前鋒悟選壯士數十人伏叢篁伺緒擒之前鋒曰生我者潮也主事潮廖彥若者泉州刺史也貪暴甚潮引兵克泉觀察使陳巖表潮刺泉州巖卒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王攻暉暉見殺唐以潮爲福建觀察使王爲副使潮卒王代之封瑯琊王唐亡梁封閩王當是時楊行密據江淮王歲遣使泛海自登萊朝貢于梁王爲人儉約好禮下

士一時名士如王淡楊沂徐寅輩皆依王嘗建學四門教閩士招來海中蠻彝商賈海上黃崎阻波濤民病涉一夕雷震水中巨石碎之成港閩人以爲王德政所致號甘棠港或勸王建國者曰吾寧爲開門節度使不作閉門天子遂以臣節終嗚呼記云有功德于民則祀之以觀王饗有廟食世世弗衰豈誣哉予思王生亂世握重兵非不可帝制自爲奄有南服乃兢兢恪守臣節以安全閩土使閩人老死不見兵革豈非尤足多者乎我國家

寅卯間變亂四起而閩隨之親藩大帥世食主恩  
一旦反戈竊據塗炭生靈不旋踵身爲侈辱貽笑  
千古何不鑒王之已事耶察王之心當甚恨廟自  
明萬曆二十八年重建至今棟宇漸就傾圮王之  
裔孫某謀所以新之訖工適予在閩屬記其事遂  
書昔辛酉小春朔日

仙霞關唐將軍廟碑記

予辛酉秋自浙入閩凡道路所經忠臣孝子之祠  
廟或其故里墟墓輒留連久之得遺碑斷碣讀數  
過乃已無有則叩之邨夫野老必窮本末始快仙  
霞關故有唐將軍廟將軍名良嗣字昌之蘭溪人  
宋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將軍與叔父元章起義興  
復得温州兵三千爲之助時元兵壓蘭溪元章迎  
戰黃盆灘破之斬其將奚達魯遂退桐廬將軍疾  
趨嚴州拒守朝廷卽以元章知嚴州加將軍閣門

宣贊武翼將軍江淮閩浙都統兵馬使當是時宋元之兵旌旗壁壘相望持二年我兵糧糗莫繼外絕援師戰不利將趨閩圖再舉元兵大至元章戰死龍遊白雲寺先是元帥唆都以雙虎符招將軍不從斬其使力戰仙霞關以死元人皆稱義士將軍父韶嘉熙間辟沿江制置司制使史巖之遣襄陽勞師時元兵在境江甸繹騷韶駕舟直上命其子率死士前驅所向皆披靡徑達襄陽子卽將軍也楚帥呂文煥喜曰不勞師者三年矣今君來且

宜置酒旣而悔曰誤矣久留敵必堅備何以歸報天子乃出軍數萬攻其兩端韶與將軍大戰中流破重圍而返於乎將軍之生以勇稱將軍之死以忠著且有制置爲之父刺史爲之叔忠臣義士求之古今不數覲者忽萃一門苟當時居人國者多將軍若亦安見敵人果得志而國遽以亡也將軍名位雖不盛著史傳當此交衢名勝之區作廟翼翼過之者孰不瞻拜欷歔不忍去回視昔日偷生忍耻之徒聲銷影歇笑罵千古賢不肖相去何如

哉廟祀將軍而不祀刺史以非刺史死事處也予聞其事于土人未悉覓蘭溪志考之因并將軍之父與叔父連類而書俾勒石垂久云

栢姬廟記

福州故有栢姬廟俗傳明永樂間麻刺國哈卜滿率妻子來朝至閩卒詔有司營葬厚恤其家其子感國恩築臺望京師命女畜白雞司晨朝拜雞斃女懼奉命不謹從井死家人時見女與雞出入今神卽此女又傳女前身名阿罕得兒師事葱嶺獨眉和尚園心慕貴盛生爲麻刺王女獨眉亦托王宮爲白雞女愛之永樂間王妻子至閩死女與白雞居雞忽語人曰阿罕得兒頗憶葱嶺周旋乎女

悟叩頭懺悔雞說偈畢女持雞而化閩人號女爲  
白雞神二者事近荒唐祀之適以惑世誣民非士  
君子所宜信按白雞乃栢姬同音誤也元行省郎  
中栢帖穆爾有女方十歲名栢姬至正間明太  
兵下福州帖穆爾引妻妾七人諭以大義死之女  
亦死後人憐而祀之先是洪武中侍郎夏元吉爲  
採訪使創祀郎中著在令典至是又特祀姬蓋郡  
署右舊有栢衙卽帖穆爾故宅因宅以祠女後附  
岳祠後寢天啓初商周祚撫閩復改特祠或曰姬

固不宜附岳祠附郎中祠可也何以特祀不知郎  
中死國忠也姬死父孝也忠孝人生大節不以長  
幼男女而重輕也郎之戰童子汪跼死焉魯人欲  
勿殤跼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  
亦可乎曹娥年十四父溺娥投江死抱父屍出至  
今立祠祀之姬以十歲女子從父就義甘死如飴  
卽爲專祀又何過焉乃閩俗好巫忘栢氏忠孝大  
節而好爲怪誕之說以被之旣無以慰幽魂又烏  
足生後人之感激不幾與淫祠黷禮同觀乎是烏

可不辨康熙辛酉冬日記

巫山神女廟記

玄秘籙載神諱瑤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大禹理水駐山下夫人勅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魔庚辰童律等助禹斷石疏波決塞導阨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功在岷峽今封妙用真人廟卽所謂巫山神女也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風細有絲竹之聲往來峰頂猿狖羣嘯達旦方止世傳楚襄王遊于雲夢望見高唐觀之雲氣變化無窮以問宋玉玉曰所謂朝雲

學文堂集  
者也昔先王遊高唐晝寢夢一婦人自稱巫山之  
女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旦爲行雲  
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視之果然因爲立  
廟夫楚俗信巫覡如屈子湘君山鬼諸篇多托鬼  
神以寓意玉爲屈子門人其言或亦借諷後世不  
察輒以淫污事褻神若所謂嫦娥奔月太白竊織  
女侍兒牛女七夕渡河諸說相沿以爲美談竇慢  
甚矣祀神女者固當急正其誣也是爲記

重修真武廟記

郡北城內向有真武廟羽士某顧其將圯募金葺  
之旣畢工因丐予言爲記按武當圖記神爲元始  
化身玉帝封爲玄帝在紫微北居天乙宮其言不  
可測識吾儒立說惟以理爲斷考玄武之名載在  
曲禮朱子以爲指四方之星形似卽北方之七宿  
實爲玄武下有虛危二星其形如龜而騰蛇復在  
下詩注所謂龜蛇曰旒行師設之以示武也明成  
祖入定大統謂燕服在北實神之次乃大建宮殿

于武當山景泰間禮官倪岳正祀典疏言真武北方之神玄武北方之宿世塑神像披髮跣足下踏龜蛇抑何悖耶先是祭酒宋訥學士宋濂亦嘗言之予謂神與宿俱隸北方禮以義起不必深辨獨是東南西龍虎朱雀各一獨北有龜蛇二宿何與不知重爲春神曰勾芒黎爲夏神曰祝融勾龍爲中央神曰后土該爲秋神曰蓐收修與熙爲冬神曰玄冥春夏秋中央之神皆一而冬獨有修與熙又何疑北方之兼有龜蛇也不寧惟是冬于方爲

朔于卦爲習坎于腎有左右于器有權衡于色有玄黑則官有修熙宿有龜蛇宜矣在易四德元亨利貞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貞亦正固二德太玄準易罔蒙直首冥以配元亨利貞則亦兼首冥五德仁屬木主愛禮屬火主制義屬金主裁信屬土主誠智屬水主察是是非非亦二也權衡二器旣屬北方淮南子曰夏后氏執衡言執衡而遺權衡能獨運乎然則龜與蛇正與固權與衡修與熙首與冥腎左腎右二而一而二者也

於戲自倪岳之論出而世遂疑之不知其形則可疑而理則無可疑者茲廟既重新予特詳著其說以告于世俾知理之所在神卽在焉豈等之武當圖記荒怪不足信者哉戊辰春日

火神廟記

傳云民非水火不生活則火之德于人也大矣然往往以人不之戒室廬多被其災其爲禍又未嘗不烈也然則作爲廟以祀火神者以爲德而報之以爲禍而惕之皆不可缺畧者矣按樂彥著封禪書引老子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又按白澤圖火之精曰宋無忌安平太守王基家有婢生一男男墮地卽走入竈中死管輅曰此宋無忌之妖也唐韋建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導從甚

盛謂韋曰公鎮鄂渚僕所居頽毀非公不能葺及至訪無忌廟其像卽夢中所見遂新之先是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詣此廟以禳火災至是又托夢于韋由此觀之神之謂無忌也審矣而樂彥所著月中仙非也予謂五行各有其質惟火爲無質必有所附麗其形乃見夫火旣無所附麗是亦太虛中空濛無有之物顧必範爲像而祀之然耶非耶然考唐光啓宋大觀間凡于五行皆立廟以祀迺功郎胡升以爲五行爲天地間正大之氣必有爲

之主宰者故曰亥冥日祝融曰勾芒日蓐收曰后土皆指水火金木土言之以祐民福國觀升之言則火神之祀其來已久特無忌之說荒怪不經乃注封禪者旣不足信而管輅韋建諸人又附會而書之豈所以崇正論明祀典乎予謂報功之事非庶民所能盡若因此而爲鑒戒則亦弭患之一端立廟以範像似無不可也遂因里人之請而爲之

記

此類以神靈之靈不可言也...  
 此類以神靈之靈不可言也...  
 此類以神靈之靈不可言也...  
 此類以神靈之靈不可言也...  
 此類以神靈之靈不可言也...  
 此類以神靈之靈不可言也...  
 此類以神靈之靈不可言也...  
 此類以神靈之靈不可言也...  
 此類以神靈之靈不可言也...  
 此類以神靈之靈不可言也...

孝通廟記

古今來事有涉于荒怪而其名則甚美足以訓世  
 而救俗士君子恒姑存之然士君子既弗之絕而  
 愚夫婦或以為神而祀之亦勢所必至者江右分  
 宜昌山渡之西有廟土人呼曰聖母按盧肇氏闕  
 城君廟記云秦季有姥溫氏嫠且無子得巨卵于  
 水涯鵲以衣裯久之雷電交作龍出其中姥不怖  
 駭于是姥兒育而龍母事龍日出捕魚為母饌一  
 日姥膾魚江上龍儵以尾觸刃斷數寸許遂驚去

媿嗟恨如喪厥子後媿卒里人葬之岸側龍乃人形服衰經語人曰是當有水患不可以藏吾母夜大風雷徙墓于山巔其封若夏屋衰經者遽失所在土人異之爲立祠旣而龍降于祠堂稍禿其尾蜿蜒變化視無常質禱祠輒應又稱龍有伯叔季三人唐元和中盧寧官南越過祠中夢龍伯語曰君將宰邑西江其禮我焉太和五年寧果來宜春遂治祠于昌山津右盧氏之言如此且爲之銘曰龍有孝思俾民敦睦予讀之作而嘆曰荒怪之事

本無足傳若假以是爲教孝也則可傳矣龍之于媿且然况人之于母乎龍之于母非其育者且然况人之育于母者乎此盧氏所以不以語怪爲嫌而樂爲之道也又按盧氏書閩城君謂媿生閩城耳考方輿記古悅城在廣東德慶州有溫媿墓載媿死瘞江陰龍子常至墓側縈浪轉沙以成墳與盧記小異又按揭傒斯作峽江龍母祠記稱大觀二年賜額曰孝通古祠在悅城盧氏以悅爲閩者誤嗟乎自盧氏以孝稱龍而後又賜以孝通之額

今觀昌山之峽石齒銛厲舟過多懼破溺舟人必呼神以恃母恐然則神固孝于姥而又慈及于民其祀之也不益宜乎施愚山宮江右時爲新其廟而重刻盧氏碑文予更記其事俾廣爲流播以愧夫人之不如龍者

### 晏公廟記

郡城白雲渡河流最廣渡舟常有傾沒之患前人立晏公廟于其上始得安瀾舊志以宋待制劉晏當之里人楊修撰廷鑑碑記以爲晏姓名成仔據云仔元江西臨江人生平疾惡如探湯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得無知乎其爲人敬憚如此虬髯黑面元初以人材應選入官爲文錦局堂長因病歸登舟奄然而逝棺未抵家有人先見鳴騶導于野衣冠如故月餘訃至咸驚愕啓棺視之一無所有

其見之日卽其死之日也父老知其爲神因立廟  
祀之而尤顯于江河凡遇風波洶湧商賈祈籲卽  
得無恙明洪武初詔封平浪侯是也然予終不能  
無疑焉記云以勞定國則祀以死勤事則祀當寇  
犯吾常時太守請援于晏率精銳七千人出奇破  
之而追潰黨于宣城以死是能保有吾常厥功莫  
大其祀之不可缺明矣成仔未嘗有尺寸功于吾  
地卽云祀以弭患夫祀典所載水神亦莫可勝紀  
何獨取乎晏公也舊志修在百年之前傳聞可信  
于今日其稱晏公者或名姓之訛耳而實待制也  
今年代雖已久遠而徵之于事斷之于理予以爲  
宜正名待制以彰報功以作人忠義之氣所關風  
教非細卽云成仔之祀已久不可遽廢或並祀于  
旁以不泯昔人之意如是則祀典正而公道昭卽  
垂之千百世可也是爲記

于山廟記

福州于山廟在于山之巔不知何神凡城內外祭  
禱者率在此男女雜沓羅拜道士口誦誦不解誦  
何經而巫覡又趨而左右之禍福出口乘人怖疑  
以求所欲男女俵俵然若聽神之命之皇顧失色  
甚而泣數行下早暮態不一嘗考唐乾元間王審  
知與兄潮卜帥植劔在地約拜而躍者爲帥審知  
拜劔果躍衆異之由是始惑神怪後世尤事諂瀆  
莫不竭民力以奉所謂寶皇者或曰今日之神其

卽寶皇乎夫寶皇不能庇王氏子孫至于禍亂滅  
亡相踵而謂能庇後世之人民亦惑矣雖然昔晏  
子不能勝遄臺之倭冉子不能救泰山之僭蚩蚩  
者氓安知大義尤而効之亦勢所必至也語有云  
愚夫信之達人疑焉士君子讀書明道務民義而  
遠鬼神苟能正祀典毀淫祠然後民志定而左道  
以息奈何狃于習俗忽焉而莫之問哉辛酉十月  
初四日記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璣賡明著

記

新建鎮江都土神祠記

登萬歲樓旣下見有一祠新建羣指爲都土神祠  
也土人云先是羣兒嬉山下累瓦爲屋高三尺許  
設土神居其中神日中忽降而言曰我故進士鄔  
昕也奉命爲郡都土神此隘不可以居郡之人震  
動奔走庀材而將構祠神又降而言曰我旣爲都

土神必建祠傍城隍神祠蓋城隍神一祠土神祠  
林立茲都土神祠則首出諸土神祠若城隍爲守  
而都土神爲令者于是節稅構廬莫不崇偉肖像  
繪采不替月告成或曰進士死法者而神乎或曰  
寃故神也或又曰有道之世其鬼不靈今方有道  
而進士果能靈否乎或又曰神道設教自古有之  
不必問其果進士非果進士也予聞之曰神道設  
教信矣然聞當日死于法者不止一進士而一進  
士獨羣而指之必進士生平有可稱于人非然其  
寃實甚特假之神以白之雖際有道之世不得已  
而然其心誠苦而其志誠足悲矣予恐茲邦之人  
第視爲神道設教而不察其心致與淫祠黷祀同  
類並稱則豈可傳之後日哉康熙甲辰某月日記  
于京口舟次

惠山華孝子祠記

惠山蓋有華孝子祠按齊史孝子名寶晉義熙末  
生始八歲父戍長安且行謂曰我還爲汝冠後長  
安陷父歿遂終身不冠亦不婚或問之不忍答輒  
號慟竟日年七十餘以弟寬子爲後嗚呼可謂孝  
矣惠山無錫之名山也自唐宋以來凡四方游觀  
之人車轍馬跡終日絡繹不絕至惠山者無不至  
孝子祠瞻拜嘆息嗚呼孝子之名不藉茲山顯而  
茲山實藉孝子爲榮也孝子生於晉長於宋沒於

齊數十年之內三姓代更當時所謂達官貴人委蛇於數主之間者何可勝計孝子獨奉其父之一言七十餘年守之而不變語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使孝子而仕於朝也吾知必足以媿當日之爲人臣者矣獨念父所以詔孝子者不過曰還爲汝寇耳未嘗及婚也乃因不冠而遂不婚非孝而過者耶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爲大孝孝子豈未之聞耶然今觀華氏繁衍甲於他族貴顯者代必數人之稱者必曰此孝子後也宜昌則孝子固未嘗無後又何論婚與不婚耶戊申夏余謁孝子祠作而思曰余與孝子不同爲人子乎不幸先君子見背余且不與孝子同悲乎先君子遺言之在耳者不亦識之弗忘乎欲爲文以誦孝子而涕泗交流每不能自畢其詞昔王偉元痛其父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號哭竟日門人爲之廢蓼莪之詩彼讀古人詩者尚然况觀其形容而相感名者哉嗚呼余重有媿於孝子矣

重修道原祠記

道原祠祀邑宋儒林少穎先生之奇黃直卿先生  
幹兩先生皆有特祠此則建自明正德間合祀者  
也閩地夙稱鄒魯而倡道三山實文昭林先生稱  
首先生蚤師呂居仁先生親受濂洛之傳與其徒  
日傳習發明之會世不能大用辭祿家居益事著  
述四方重趼及門者匪啻千百計呂東萊劉景虞  
諸先生其高第弟子也勉齋先生從朱文公學文  
公嘗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處大有益及張南

軒歿文公與勉齋書吾道益孤所望于賢不輕後  
遂以子妻之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焉病  
革又以深衣及所著書授之曰吾道之托在此吾  
無憾矣兩先生之大畧如此予嘗讀先生經解講  
義諸書又閱史見先生宦蹟如文昭排王氏新說  
遏金人和議奏疏侃侃不減春秋詞旨勉齋令臨  
川新淦及知漢陽安慶皆多善政皖人以黃父稱  
之于此歎兩先生理學經濟卓絕一時嘗恨不得  
過先生故里入其堂識其形容而拜今年閩遊始

謁先生祠流連久之甚慰嚮往因作而思曰當時  
王介甫以新經簧鼓天下凡有紹明正學者輒斥  
其僞而攻之凌遲至于亡國蘇子瞻以爲李斯亂  
天下皆出于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此非有  
慨于介甫而言乎嗟乎師傳之失正其禍若斯之  
烈兩先生際江河日下之時毅然獨得其宗使羣  
弟子知所依歸而不流于匪僻豈非其識有大過  
人者吾嘗慨士君子識不足而好談學問譬如伐  
木者之呼邪許一唱百和其中實偃偃然莫之省

也詎不悲哉距祠二里許有道南祠祀楊龜山先生而以羅豫章李延平朱考亭併祀又增程明道伊川同祀一堂此閩中鄒魯之稱所由來也流傳既久祠宇寢荒上不足以安先靈下非所以觀來學于是兩氏裔孫合圖所以興復之繕修丹雘檉題煥然會予在閩屬記其事予既爲文復薦蘋蘩以明志云時康熙辛酉孟冬朔日

重修馬跡山劉龍圖祠碑記

昔聖王制禮能禦大災捍大患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以報功非是爲瀆倫好度君子無取焉而予鄉之人尤素重禮義不惑於鬼神故環山之地無淫祠卽佛老子之宮一二存者皆唐宋時故物目就圯壞亦未嘗肯竭財力增修之獨於忠臣義士之祠夙昔有功德吾土者則歲歲血食靡懈其棟楹梁桷甍瓦之屬稍致撓折破缺又必葺治以爲常噫馬跡固婁鄉也豈好爲是以瀆民財哉亦

迫於其中不能自已也里故有劉龍圖祠祀宋龍圖待制劉公晏按史公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宣和四年帥兵歸宋建炎間寇犯常州太守請援於公公率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保馬跡山以捍寇寇至公又出奇迎戰大破之降其衆千五百人而追潰黨戚方等於宣城方圍宣城急公又出奇方大驚却走公欲生致方單騎追之遂遇害事聞詔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立祠死所歲時祀之嗟乎具區東南巨浸自古用兵之地也傳載

夫差敗越於夫椒數千百年後龍圖又奮武其間今日之陂陀水涯皆昔之連艦縻艦斬將擐旗處也雖已灰飛燼燼而驚濤駭浪之聲若與劍藥相摩者其靈爽不至今猶在耶又考公嘗從劉正彥擊丁進於淮西進不戰而降及正彥反公謂部曹曰吾豈從逆者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於浦城公設疑兵浦山之陽正彥就擒蓋宋至是時而敝極矣文臣以理學相矜旣無裨國事武臣偷生惜死與悞無能平時意氣自豪謂富貴可

坐致一旦臨敵鳥驚獸竄其毅然以身許國者指  
不數屈又或中於奸人不克竟其用于讀史至此  
未嘗不廢書三嘆使盡得如公者以國事委之或  
天不喪公公自愛重其身不死追逐則宋之天下  
豈遂至亂與亡哉然則龍圖之祀固可以媿當日  
之人臣而勸後世春秋俎豆卽遍天下可也又况  
於吾鄉井所謂禦災捍患者耶是爲記

### 兩賢祠記

福州蓋有兩賢祠祀明羅文毅舒文節兩先生兩  
先生皆由翰林謫閩中閩人重其人特創祠並祀  
者也文毅諱倫字彝正文節諱芬字國裳皆江右  
人皆中進士第一皆授翰林院修撰成化間大學  
士李賢葬父還京乞終制不許遂視事時文毅官  
僅兩閱月上疏歷陳古今奪情之非辭旨切直反  
覆千餘言忽旨從中出謫文毅福建市舶司副提  
舉有請于賢以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者賢曰潞公

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也是冬賢死召文毅還  
復其官武宗欲南巡時寧藩蓄異志待釁而發中  
外鯁鯁慮言官諫不聽羣臣咸起而諍文節首抗  
疏兵部郎中黃鞏等隨之上大怒下鞏詔獄而命  
杖文節等百有七人謫文節與文毅同官世宗嗣  
位召復之嗟乎若兩先生者文章氣節凜凜宇宙  
豈惟閩之人欽之天下之人莫不欽之乃因謫于  
閩而閩人若得而私有迄今入其祠者有不肅然  
敬者乎閩人先創一峰書院以祀文毅後乃並文  
節祀之譬之延津之劍久而必合予于此喜兩先  
生德之不孤而嘉閩人慕義無窮也又攷宋李忠  
定朱文公皆謫此地忠定以排和議而爲權姦所  
擯文公明聖教輒以僞學相訾斥逐禁錮坎壈終  
身在當時攻擊紛拏直空人國後已至易世而下  
景仰高風若三山尺土因而增重後數百年更得  
羅舒兩先生並傳不朽詎非山川之幸又豈特山  
川之幸乎哉是爲記時康熙辛酉九月望日也

福清縣重修忠烈祠記

予覽天地間之物靡有久而不敝者敝則漸至于  
淪亡惟忠義節烈之行雖至千百年之久勃勃然  
其氣常伸其姓氏常新于宇宙福清故有忠烈祠  
祀邑人宋招撫使劉仝與妻林氏及林氏兄處士  
同明萬曆二年建嘗攷宋當景炎之季流離播遷  
已處萬不可爲之勢時招撫以國子丞家居奮然  
謂處士曰吾汝之家世爲宋臣今國事雖不可爲  
身一日存不敢忘報也處士曰諾乃卽處士家募

士卒繕器械日夕摩勵爲興復計未幾元兵至與  
戰不利處士盛冠服坐堂上嚙指血題詩壁間敵  
入執之大罵不屈死招撫旣敗轉輟山谷間以圖  
再舉元人求之急歎曰已矣乎終不可爲乎遂自  
經有司執林氏責反狀怒曰吾夫吾兄皆以死報  
國何言反血詩斑斑汝不知耶亦遇害元主中國  
林劉二氏子孫不絕如綫無敢言者至明其事已  
更百年稍致湮沒又更二百餘年至隆萬間劉之  
裔孫宗獻始鳴于官時開府殷公學使者宋公博

稽故實乃檄邑爲特祠以祀劉良弼者南昌人也  
方代巡閩中獨格其議且以倉皇舉事方試輒敗  
責之時宋學使已徙官攝學使事吳興徐公持前  
議甚力良弼無以難仍議立祠于是宗獻請邑令  
擇地城東偏鳩工庀材不數月而告成功額曰忠  
烈春秋致祭當是時祠初成父老人士稍知故實  
者咸咨嗟瞻拜祠下其不知者亦因父老傳說而  
歎忠義之在天地間歷久而不可泯滅如此也邑  
人葉相國臺山爲文記其事以處士兄妹慷慨捐

軀皎然大義比之文信國招撫之敗而自匿等黃  
冠之思誠知招撫未嘗一日忘讐决不幾幸以愛  
一死吁相國之論何其正且當後之議者蔑以易  
已嘗慨天下事以衆君子成之難以一小人敗之  
易當良弼斷斷一言幾致俎豆闕而姓氏亡無論  
忠義之夫不能瞑目地下有風世之責者亦何以  
鼓士氣勸將來卒之簧鼓不攻而破數百年之沉  
埋幽鬱一旦若揭日月而昭之其間棟宇之新而  
故與故而復新不知凡幾易可識天之報忠不爽  
而人心之同三代之直然也語云祀典正則民志  
定民志定則風俗美風俗美則忠孝生其在斯乎  
其在斯乎今劉氏裔孫某又謀所以新之因子在  
會城走書屬記遂記之康熙辛酉小春朔也

擬建鄭陸橋張義士祠記

壬子夏予從江陰歸艤舟鄭陸橋因驟雨舟不可  
禦登岸假坐一叟家叟曰吾鎮昔有張義士明嘉  
靖間倭犯江陰逼吾常勢張甚義士張邦定突出  
率鄉勇百人扼之力戰橋左右斬倭首千百級水  
流盡赤卒不支死而倭亦不攻常州考志不爲義  
士立傳其事僅一見向洪邁赴義卷序中憾之序  
言已崇祀典而祠又失考尤憾之島寇在當日蹂  
躪內地曩閩浙訌及大江南北漸不可撲滅然其

志在效利利則爭先敗則相委棄散漫無有紀律  
驅除亦易爲功苟所至之地多得如義士者隨在  
以挫其勢則必不敢長驅以入武臣能作其窳墮  
之氣堅甲利兵如義士不惜以身徇將盡殲其類  
奚難奈何將卒豢安成習平時旣不能訓練策防  
守遇變則張皇失措致老弱疲羸之輩往往貽誤  
土地以張敵氣而明之天下浸尋以亾豈不重愧  
義士哉義士祠旣失其所當日果建與否及建而  
毀皆無據百餘年來遂無以慰義士而國家報功  
之典亦不彰我朝鼎興凡前代死事諸賢皆諭  
祭惜無以義士祠請續建者卽不然亦宜令附祭  
他祠嗚呼嚮非向君幾致湮沒無聞卽一載于田  
夫野老之口亦何以風天下後世吾是以嘉向君  
而譏脩史者之疎也是爲記

翊忠祠擬增祀諸賢記

癸丑冬予至西湖卽走謁岳忠武廟旣出見廡旁有祠漸就傾圮門扃不得入讀碑文知爲翊忠祠也祀宋劉允升施全隗順允升建州布衣聞忠武被逮詣闕訟寃秦檜置之死全爲殿前司後軍使臣憤檜挾刃刺不中被擒磔于市順獄卒也負王屍潛瘞九曲叢祠殉以玉環種雙橋爲識至孝宗詔求王屍勅葬此山三人之祀宜矣嘗考其時牛臯爲忠武將累立戰功檜使使毒殺之今其墓猶

存張憲亦忠武將張俊迎檜意手具獄詞憲以冤死臯未立祠憲雖別祀而未嘗合食紹興中太學生程宏首訟王寃孝宗始復王爵謚武穆命改葬棲霞嶺雲祔其旁由此觀之宏之功大矣旣不爲立祠又不得與劉施諸人並祀何以作忠義之氣而妥其靈明弘治間爲劉施立祠而不及隗至萬曆間義士高應科始請增人而不及程余于茲不能無憾嗟乎宋至南渡後君臣皆置國事度外有一忠武卒陷以死忠武死而國亦浸亡詎不可嘆

宋亦未嘗乏人乃訟忠武寃者一布衣瘞忠武屍者一獄卒請復忠武爵卒得賜謚改葬者一太學生使數百年後聞風慨慕徘徊于荒烟蔓草之間亦重可悲也已祠宇頽壞必有起而修復者義士如高應科輩豈無其人倘白之有司使牛張程三君皆得合祀一堂之上俾依忠武之靈而左右之千秋血食不衰則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而垂訓戒于後世其功非小企予望之知必有屬矣故預爲之記

文

平餘其世非小企子望之映必有所屬矣其所  
下之命不家復以爲警之陳次而垂降矣  
昔許將合以一黨之士時對忠義之靈而法亦之  
張高則皆其宜無其人而自之古何也乎雖其  
亦重其時也其所以爲公之也其所以爲公之  
王亦其所以爲公之也其所以爲公之也其所以爲公之  
昔一於平南野思五到平南則必矣其一太學  
宋亦未嘗之人以爲出先矣其一亦亦亦出左錄

彰義祠增祀戚少保記

彰義祠在福州南郭吉祥墩祀明嘉靖間禦倭陣  
亡將卒童子明而下若干人予過之歎曰祀典云  
以死勤事諸君信無忝哉嘗思倭之爲中國患非  
一朝矣自明太祖告諭其王良懷遂奉貢中國後  
納兵貢艘助逆臣胡惟庸事發示後世毋與倭通  
命湯信國周江夏分行海上防戍屹然不敢復犯  
踰百年遂有姦民勾誘入郊關戕郡縣然不過剽  
竊而已逮後鑛稅一行搜求百出海禁弛而市舶

學文堂集  
四  
縱橫且爭趨爲樂土其間桀黠之徒陰爲指畫雌  
伏梟張漸窺堂奧由是犯吳犯浙而閩則猶其戶  
庭也未幾分道入寇破福清掠寧德蹂躪永福諸  
邑人民塗炭城郭燒燔雖日執守土諸臣而問之  
無益也時則有戚少保繼光來援先是賊據寧德  
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莫能進少保至今軍中人  
各持草束塞河力戰大破之乘勝勦福清牛田倭  
又破之當少保初至福清也邑令及父老請師期  
少保曰吾兵疲且休矣賊偵者歸告不爲備其夜

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  
少保去閩倭復肆不旋踵而興化陷元戎大帥去  
賊一舍不敢戰于是少保復來援賊聞欲遁少保  
命將俞大猷扼之遂督軍疾戰因風縱火賊皆糜  
巢中無脫者支黨寇仙遊連江諸地盡討平之閩  
之倭患遂息噫當其時無少保幾無閩記又云有  
功德于民則祀之少保雖世世血食于閩可也乃  
昔一建祠于九仙山而旋毀今荒烟蔓草中求其  
故址不可得彰義祠則巋然獨存雖老屋數椽僅

蔽風雨而聲稱到今過者輒爲興歎邑中好義士  
某某慨少保祠不能復作卽彰義祠中奉少保而  
合祭焉信哉閩人崇德報功之意終始無二豈惟  
慰少保目今閩當大用兵之際使將卒觀感人以  
爲師將出奇制勝使海波自此不揚孰謂祀一世  
遠年湮之少保無補于今日哉時康熙辛酉十月  
某日記

擬建六忠祠記

予嘗白當事欲就忠義祠旁特建一祠祀故明金  
忠潔王節愍劉忠毅三先生而議寢退而思三先  
生死國天下莫不仰之如日星河嶽後日必有成  
吾志者若其人姓氏素不著于鄉里其官甚卑其  
死事實不可泯于今已漸就湮沒後世誰復有知  
之者爲可深悲予聞諸故老考之家乘急表而出  
之凡六人王孟超天啓間武進士爲洞庭都司僉  
書崇禎十五年三月平江寇甘明陽等侵岳州諸

將畏縮不敢進先中丞檄孟超往孟超奮身轉戰  
斬賊首數十級被執大罵賊殺之懸其頭于樹猶  
怒目張口作罵賊狀而同時有王希韓者管江陰  
營守備生而好酒調安慶道史可法標下先鋒命  
入英山勦賊殺賊不可勝數賊誘深入希韓力不  
能支仰天歎曰安得斗酒助吾乎復大戰斬數賊  
死薛應玠崇禎間以太學生除陝西隴州同知流  
寇萬騎突犯應玠率兵民嬰守百餘日食盡城陷  
有降賊王吏目說應玠應玠大罵賊怒亂刃殺之

應玠之族人薛自昌世襲鎮江衛百戶巡撫張國  
維委署永生洲守備流寇猝至陰山自昌與總兵  
程龍戰不克軍覆賊憾自昌驍勇多殺傷殺之而  
焚其屍崇禎末廣東沿海多寇警徐玉相者由武  
科選廣東衛守備年少慷慨單騎赴粵既至與寇  
相持三晝夜素善射發必命中矢盡援絕身被數  
十創乃死薛聞禮以吏員授黃陂縣尉歲歉漕逋  
民無以應聞禮往漢口貸千金謂逋者曰歲稔當  
償賊至聞其名欲官之挾之去日暮亡歸率衆誅

學文堂集  
偽令賊復至執之罵不絕口遂見殺嗚呼吾邑以忠節稱者金王劉三先生外復有此六君子舍生取義凜凜然並三先生以成名予修邑乘旣各爲立傳復思合祠以祀俾血食于同堂乃子孫旣不能振而吾黨又乏好義者爲之遂使忠臣義士之魂無所依歸于井里豈非鄉人之過哉予預爲文以記用自愧而深有望焉時康熙乙卯三月朔日

忠孝祠記

明故貴州左叅議累贈兵部尚書尚勤王公以平蠻採木死王事詔建特祠于其鄉春秋致祭越我朝康熙十六年其玄孫戶部尚書郎阮亭先生士禛就公祠側復爲祠合祀伯父侍御公兄吏部公而名之曰忠孝祠屬毘陵陳玉璠爲之記玉璠謹按王氏家傳侍御公諱與穎崇禎戊辰進士由庶常改授御史視河東鹺政陝西茶馬已而督學南畿會川帥鄧玘倚奧援肆朘削疏劾之遂忤時相

謫歸不復出侍布政公家居盡孝道甲申三月聞國難涕泣不食將東蹈海不果局戶自撰壙志公子士和亦賦絕命辭撰畢偕命婦于孺人與其子同縊以死吏部公公從子也諱士祿以詩文名世順治壬辰舉禮部乙未廷對授萊州學教授累遷吏部稽勲員外郎被命主河南省試稱得人而中之者幾陷不測事白補考功太夫人計至公擗踊絕而復甦勺漿不入口者累日奔喪歸寢食不離苦次中夜哀號泣已則讀書手定經史諸集無何

病不自料曰吾喜得侍太夫人于泉下也至死哭猶不輟玉璫觀兩先生行事悚然生敬乃作而歎曰古來史冊所載有賢祖父不皆有賢子孫有賢子孫不皆有賢祖父而王氏則以忠孝世其傳若薪火之勿絕忠臣孝子烈婦曠世而一遇產不必同時不必同地而王氏則萃一門探之囊而如寄嗟乎阮亭之爲是祠也厥功偉哉明臣殉國者顯著如范吳橋而下二十三人其他死于家死于客宜傳未傳者不乏人是祠設而使諸公子若孫做

學文堂集  
而行之可以展孝思而徐以俟朝廷之曠典孝經  
云無以死傷生由是議者言死孝之非豈知人孰  
無死惟善死者不亡世之爲孝子後者亦倣是祠  
行之變通乎古人之論而隱以佐國家令甲之窮  
士大夫廟祀小宗有祠甚而推至大宗而止若特  
祠則亡有是祠設而使人知禮因義起崇名節以  
風天下豈惟一姓之幸嗚呼數善備而不可以不  
書是爲記

重修家節愍公忠節祠碑記

清興以來詔天下凡明朝死難諸臣之祀於鄉者  
仍與致祭於是常州陳少保節愍公祠春秋二祭  
得至今不廢公仕永樂朝值交趾黎利構逆朝廷  
興師問罪命公將兵三萬以佐總戎未幾就俘交  
趾以平踰年餘寇復亂仍命公佐英國公張輔討  
之擒渠魁簡定以歸踰年復命公往撫不一載蠻  
俗大變公遂還京上嘉其功擢兵部尚書踰年復  
命公以兵部尚書兼交趾布按二使司事鎮其地

會宦者馬騏暴斂其民黎利復叛公復佐成山侯  
王通率師進勦屢陳方略謂宜駐兵石室以觀賊  
勢通不可倉卒迎敵與戰不利通走公獨躍馬突  
入賊陣身被數創無怖色力戰墜馬賊執之公瞋  
目叱曰吾受朝廷厚恩報國正在今日豈肯偷生  
忍恥復持戈殺數賊自絕吭以死宣宗聞之製文  
諭祭謚公節愍先是公無耑祀祀公邑之鄉賢祠  
嘉靖六年南畿巡撫陳公鳳梧疏請允之賜額忠  
節郡守奉詔得社學廢址立祠吳季子文信國二

祠之旁以祀公嗚呼當日賜謚立祠之意暨我  
朝崇祀之心豈非欲褒有功之臣使人觀感奮興  
以忠孝相砥礪故今日 朝廷聲教所及滇黔次  
第削平而交趾畏威懷德稱臣奉貢不懈孰非諸  
臣以忠孝相砥礪卒能建威消萌至是哉公兄弟  
三人伯浚累徵不仕賜號真趣居士仲濟仕春坊  
贊善贊善公附公祠左室以祭年代久遠棟楹撓  
折玉璽謀族人之稍有力者共出貲修葺之非欲  
侈觀不敢使國家盛典或至傾圮而湮沒工旣訖

功族人命玉璫記之以永其傳嗟乎凡我族人至  
今日猶得撫拜於茲隨有司之後春秋致祭弗諼  
非以我公之遺烈赫赫天壤豈遂能沐 聖代優  
崇之盛典而可或忘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凡我族人思所以毋負我公以忠孝相砥礪世世  
寧敢斃哉信不可以不記時康熙五年八月某日

魏璫生祠廢址記

甲子春舟泊虎丘經魏璫生祠廢址乃故明蘇松  
巡撫建仁至祠處也作而歎曰明主之昏闇有過  
熹宗者乎璫燄時凡旨俱傳朕與廠臣云云自是  
奏疏皆皇上廠臣並稱而不名六年十月命南京  
守備特建魏忠賢生祠于孝陵之前名曰仁溥嗟  
乎建祠出自上意已不可况建孝陵前乎自傳諭  
後南京太監某某請建生祠于皇城東賜名崇勳  
蘇茂相請建鳳陽皇陵次賜名懷德閩鳴泰建通

州昌平曰崇仁曰彰德又建畿南曰旌功又建遼  
左曰元功曰茂德又建武當山曰昭德主事何宗  
聖建長溝曰顯德劉韶建密雲曰崇功曾國禎建  
蘆溝橋曰隆恩張化愚建崇文門曰廣化通政司  
經歷孫如列建宣武門曰茂勳良牧署張守祚三  
建京城曰存仁曰洽恩曰永愛庶吉士李君琳建  
上林苑曰感恩監生陸萬齡請建國學傍曰媿聖  
山西巡撫曹國禎建五臺山曰報功江西巡撫楊  
邦憲建南昌曰元勳河南巡撫郭增光鮑奇謨建

汴城曰戴德曰報恩延綏巡撫朱恩建延綏曰祝  
恩大同巡撫王點建大同曰嘉猷山東巡撫李精  
白建濟南曰隆禧濟寧巡撫張元士建濟寧曰表  
勳承天巡撫李愚建承天曰鴻惠四川巡撫尹同  
臯亦欲建祠先大父方代巡其地毅然持不可上  
疏有留一乾淨土還川中留幾莖勁骨還臣等語  
他若李茂春請給帑銀建茂勳祠崔文升宋禎漢  
建瞻德祠莊讓建祝恩祠李燦然建褒勳祠許其  
孝建瞻恩祠上梁曰正值熹宗哀詔至其孝率僚

屬吉服拜祠而後迎詔惟副使來復不與卓邁李  
嵩黃憲卿各建二祠其祠前各立大碑多張瑞圖  
書顧秉謙黃立極等撰文嗚呼觀于當日之人竭  
民脂傾庫帑以媚奄寺雖上有以導之亦何至如  
狂如醉若是始丙寅冬迄丁卯八月熹宗晏駕而  
同歸于盡焉嗟乎祠在四方者姑不具論國學陵  
寢何地乃亦肆然爲之葺聖葺祖宜乎天怒神恫  
死不旋踵也予因過祠址而連類及之不禁髮豎  
而眚裂矣是爲記

### 上方山毀淫祠記

上方山故有淫祠祀所爲五通者巫覡之說云能  
淫人妻耗人物敬之者福慢之者禍以故姑蘇之  
人奔走祭饗無虛日按宋政和初詔毀諸淫祠五  
通與焉旣毀之後不知何以復祀于今康熙二十  
三年睢州湯公潛庵巡撫吾吳命撤而去之碎其  
像投于河而改祀漢壽亭侯仍恐吳俗好鬼後復  
有祀之者疏聞于朝立石永禁遠近聞者莫不  
稱快柳子厚曰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斥

學文堂集 卷四  
之公之謂矣予嘗考昔之毀淫祠者漢匡胤毀秦二世于南山王朗毀始皇于越晉溫嶠毀王敦于武昌北魏蘭根毀董卓于常山唐薛伯高毀有鼻于道州高適毀董卓于狄狄仁傑毀項羽于會稽宋劉隨毀王欽若于茅山王質孫瑜毀吳元濟于蔡朱子毀秦檜于溫申屠子廸毀曹操于彝陵明林俊毀公孫述于夔邵寶毀曹丕于許觀諸君子嚴氣正性凜凜然揭日月而昭之然皆以前代之帝王將相不合祀典者故斥之耳况邪魅游魂大

惡不道而可一日留于人間以惑世誣民哉吾邑愚民亦好爲此祀吾圃之旁向有二祠鄰人以爲百餘年之物能著靈異予曰若能禍人宜加予身立撤而焚之此先湯公所舉二載事嗣後湯公旣撤上方祠檄諸屬盡行斥去里人服予之先見與湯公同也嗟乎予非敢擬于湯公祇覺淫祠黷祀有傷于風教故不避禍福之說而爲之湯公得志行道服教而畏神者千百餘里予不過于撮土之內聊發其端其有愧不旣多乎哉嘗見牧齋初學

集載天台泐法師靈異記中云上方山之神其生前必有利益于人貪媮著業受此福報又云上方神殆所謂有威德者嗟乎以貪媮爲威德豈儒者立言之道乎凡古今所載如此類者應悉取而燒之是爲記

